



洋学文庫
文庫8
A 112



特
118
163

校正本

刪修近古史談

自著之書
至卷之四

全



即此下四本

刪修近古史談

四止

刪修近古史談

三

刪修近古史談

二

刪修近古史談

一

大觀文房藏

明治十四年刻

般石溪大槻先生著

刪修 近古史談

黑石齋藏版



近古史談引

春首南風揚沙。破窻簌簌塵全滿。几席頭涔涔痛。偶
士廣袖此卷來示。屬予題言。讀其英主猛將之事。如
耳啞啞叱咤之聲。讀其武夫悍卒畸人俠客之事。如
目橫槊舞劍扼腕揚眉之容。讀其忠義狷介節烈之
事。令人想整襟正色。琢廉礪隅之狀。於是拍案呼快。
命爵引滿。頭風頓愈。憶昔從山陽賴氏於京師。晡間
侍酒。縱譚前古英雄事蹟。以為常。嘗曰。余弱冠游江
都。在尾藤二洲塾。翁杯酌閒。好說戰國事。醇乎篤行
君子。而其中乃有如此者焉。余曰。亦非由有所謂曰

本膽耶。士廣平生磨才硯墨。瀟灑風流文士。而兜牟
氣象。見于毫端如此。亦無乃此之由乎。夫左右文武
者。姚姒子姬之教皆爾。而我民之於武。獨有不待教
者焉。加之。以學。健而順。質而義。以奉公守官。衛社稷
保黎元。此所以萬古一姓。表東海而雄於宇宙也。嗚
呼。可尚哉。

乙卯孟陬念三日。題于鷓林巷九里香園。

宥陰鹽谷世弘

題辭

蒼芒靖洲盛衰千古應仁亂階不裂九
土織田勃興略定中原皇居既壯天子
斯尊豐臣繼業東征西伐餘力曜兵威
震窮髮。我后乘運撫寧四隣。誅叛討逆
廟筭靡遺。元和偃政。與民休息。騶虞三
百繫誰之力。寧靜子題。

先人此著稿成。實在安政中。當時稟准幕府。幕府特刪其屬忌諱者若干篇。以准焉。乃梓而行之。近時官登革小學教則。以申明教科之制法。於是奉其旨。凡篇中事之涉於鬼狐怪異若復讎等者。則或刪之。或修之。又述先人之志。更補以前年所刪削之若干篇。錯綜拮据。題曰刪修近古史談。因再梓行焉。庶幾得適彼教則之旨。而應世之教科書之需邪。明治十四年辛巳冬。不肖男文彦記。

刪修近古史談目次

卷之一

織篇第一

了伯聽平語

織田公納諫

神子田長門

謙信陷私市

米田某

附記

細川藤孝

附記

右府營皇宮

無雙道化

倒黥狀

岩間大藏

藝侯戒諸子

破缸柴田

附記

梶川彌三郎

大緩山

仁科信盛

稻葉一徹

烈奴

山内一豊妻

厨人坪内

善射者某

右府察微

森蘭丸

光秀反形

附記

百姓作右衛門

卷之二

豊篇第二

挈鞋奴

設姓曰木下

歌人幽古

賤嶽之役

羽柴氏神速

石田三成

附記

島左近

小田原之役

附記

花房職之

豊公天

勇婢(刪)

豊公賜首鎧忠勝

利休訪蒲生氏

附記

上杉景勝

關白誅利休

附記

利休之靈(刪)

征韓之役

韓國多虎

界善左衛門

悍卒

神符之夢

太閤薨

太閤雜事

加藤嘉明

岡野左内

附記

清正讀論語

飯田覺兵衛

戶川肥後

福尾勝兵衛

塙團右衛門

僧雲居

怪猴

敗天公

利常品諸將

刪修近古史談卷之一

古真 平崇士廣 著

織篇第一

了伯聽平語

佐野城主天德寺了伯。屬北條氏。驍名夙顯。嘗招督師善
 琵琶者某。演平語。督師為唱二曲。一係佐木高綱事。一
 係那須宗高事。了伯每聽一曲。嗚咽歎歎。而不已。他日從
 容問左右曰。昨聽平語。若何。皆曰。甚可樂也。但所演皆係
 赫赫功名之事。而君獨泣不已。何也。了伯聞之。仰天太息
 曰。吾今而知汝等不足為我用也。顧高綱之辭。鎌倉公乞

其所愛名馬而約先登於不可必之前其心固無生還之理矣宗高立馬於兩軍屬目之中而射扇眼乎海波數百步之外不幸一發不中唯有自刎以投於海耳吾推究二子心事至此則感慨悲壯不自覺涕淚之交乎睫也今日弓箭之士果能以二子之心為心則何戰不勝何功不成汝等乃曰見其可樂不見其可悲吾是以知其無能為也寧靜子曰古人云以活眼讀活書大德寺氏之聽平語可移以為讀史之法焉

附記

天德寺了伯佐野城主小太郎宗綱之伯父也宗綱之死

諸臣相謀請北條氏弟氏忠為嗣了伯獨欲養佐竹氏子議不合遂去入京隱棲黑谷云及豐公之東征乃起以為嚮導

織田公納諫

右府信長幼放縱動止不常其傳平手政秀驟諫不聽政秀憂憤之極留諫書一封而自殺於是信長大感悟改過勵行益講武事遂東征西伐誅叛撫服及天正中定天下大半威名藉藉乎京畿近臣或獻媚曰曩中務不察君之成大業如此而早自決死何性之急也信長作色曰言何妄當初微中務一死之諫孤何以得執弓箭以至乎此孤

之所以能至乎此者皆中務之力也抑諫臣之死者多矣
至自死以諫其君如中務者今古未曾有見聞之也汝乃
目以躁急不唯無禮於中務使孤追悔感感不能已汝言
之妄不亦甚乎

寧靜子曰織田公天賦英資縱無政秀之死諫豈終身昏
迷不自悟者乎侍臣之貢諛亦非無謂也特公不受以為
已功而專歸之政秀一激之力君德之美洵可嘉尚矣抑
公中道不令終雖如可恨然臣秀吉繼乃公遺業盡成其
所志則大亂削平之功不得不歸之織田公矣嗚乎亦偉
哉

右府營皇宮

足利氏之季宮闕之頽廢極矣有傳當時古老之言云茨
墻竹柵無復門關群童日來階下搏土塊以為戲時揭簾
窺戶間如無人而公卿之窮阨殊甚近衛公國歌會感
團於三寶盤以供客盤板煤蝕深墨如漆有人謁常盤井
公時方盛夏而公無禪衣直纏蚊帳於體以見其人其瑣
尾如此及織田氏之興則營宮禁辨供御舉廢典續常職
然後煥然始有可觀云

寧靜子曰應仁以還大亂極矣天下侯伯爭地以戰惟利
之視名分紊而私欲橫誰復問乎宮闕之廢興當此之時

不有織田公大節高義以尊天子則蒼生何由觀皇室之再造乎而今日恭順之美蓋有由来矣嗚乎如公者所謂知時務之俊傑者非耶

神子田長門

美濃之戰敵軍大敗我士池田勝三郎追敵之唐首甚急唐首即以旄牛尾飾兜首銳然者竟不及而返信長謂勝三曰今之唐首而走者必神子田長門也凡方追兵之甚急怯懦之士必反擊死不死而遠遁非大剛者不能矣既而問之果神子田也

寧靜子曰太閤嘗問前田毛利諸公曰假使故右府率兵

五千與蒲生氏一萬人戰則卿等將何屬諸公未以有對也太閤曰如孤屬右府耳何則使南軍得北軍首五六級其一必氏鄉首也北軍得南軍首雖至四千餘級決不能見右府面是其將將之才所以不可及也余謂太閤此言與右府所論互相發明然則三十六計走為上策者豈為將將者言之歟

無雙道化

道化清十郎亦美濃人也來仕信長從軍屢有功信長愛其驍勇自書無雙字於背旗以賜之人因呼曰無雙道化云信長嘗招美濃士平野某道化與之款接因從容問曰

聞子進則先登退則殿後不知何以能如此平野應曰亦在決死耳雖然齋藤氏諸將前後皆死於國而余獨保餘喘在此究竟由勇氣之不足也今承子之問不覺慚汗浹背道化退而嘆曰平野氏之不伐勇吾斷不能及
寧靜子曰進則先登勇者所能退則殿後非大勇者不能而平野實兼之然則無雙二字移以付之平野可也

謙信陷私市

武州私市據爽塏為城有大澤繞其後地勢頗壯越侯謙信圍之而未能下也偶騎馬候城中其牙城接支城處架以箐橋橋上時見白衣人往來影落在水面蓋此時婦人

夏服多用白衣黑章謙信因謂是必質子童女在牙城者出而逍遙也於是使其臣柳崎和泉帥師門於前門城兵謂敵來萃焉戮力捍禦於此謙信乃遣人城後壞旁民舍編其材為筏浮之澤中大噪而進城中童男女果大驚號哭避之支城城兵在前門者相驚曰牙城有反應者不可逃也或自殺或出降謙信兵不損一士而城遂陷焉
寧靜子曰杉霜臺以雷轟電擊之勢逞此小技倆所謂捕兔亦用全力者

倒勲狀

甲侯信玄將與謙信和使長遠寺僧某往說焉謙信延僧

而問曰甲斐之臣有向井與左衛門者乎曰有其人有刀
癡乎曰有在於面謙信歎曰昔川中島之戰渠自呼姓名
槍鏃我背後吾反顧一擊斬其面意爾時既傷死也今尚
無恙耶乃出綠綿戰袍有槍痕者附以一簡使僧贈之於
與左衛門世謂之倒勲狀

寧靜子曰我聞謙信氏身不甚長行步曳踵其臨戰也著
黑綿袍戴小鐵笠提三尺青竹杖以指揮士卒耳由此觀
之其人灑灑落落可想矣若夫賜勲狀於敵我者以賞之
亦其襟懷豁如之所致豈出于結親逆禿之下策耶

米田某

信玄之攻村上義清於佐久郡也兩陣既交戰矢丸如雨
皆以竹牌自蔽環列為牆俄而信玄欲分其陣為兩隊使
三井甲米田乙遙傳令於別將飭富板垣二氏二使受命
而出米田曰牌外路危請從牌內行三井曰苟畏矢丸何
用勇者我則從牌外行出則銃丸亂下屢為所中僅免百
死以得達則面色如灰口噤不能言米田既傳令於二將
笑謂三井曰請取歸路於牌外三井曰一旦悔之豈可再
乎米田曰前所以不與子俱者特恐主命之不達耳今使
事既畢吾何畏而不從牌外乎既反復命意氣從容辭令
如故三井乃大慚服

寧靜子曰。使命重事也。雖尋常細故。不可不慎。况軍令乎。米田之前。畏死者有。義以勝之。而後之。不畏死者有。勇以鼓之。也有勇有義。以全使事。可謂信玄亦能使人矣。

岩間大藏

岩間大藏為人魁梧儼然。一丈夫也。信玄拔之。伶人中。以列士伍。而性怯懦。畏死殊甚。信玄試之。戰陣七進七退。信玄曰。是不可以常法馭焉。我聞西域崑崙山。鐵化為金。則人性怯懦。亦在鼓鑄如何耳。一日臨戰。俄捕大藏縛之。竹牌外。使向敵坐。寸步不能動。則矢丸雨下。礮聲如雷。大藏膽落神死。無復人色。幸而不中。竟戰惴惴。以得無恙。大藏

於是幡然改悟曰。人苟有命。矢丸且不能中。死豈足畏哉。自此每戰。鼓勇先登。遂以成驍名。

寧靜子曰。駢錄以上數條。一寬一猛。甲越各家氣象。可以見其概矣。余嘗詠二公末路云。驚倒暗中跳。銃丸野田城上。笛聲寒。誰知七十二疑塚。不似一棺湖底。安春日山頭。鎖晚霞。驛驢嘶罷。有啼鴉。憐君獨賦能州月。不詠平安城外。花是或可以為二公斷案歟。

附記

謙信臨戰。俄欲分部隊。則單騎馳入其中。馬行所過。左右自分為兩隊。當是時。挈槍夫在彼。主不能呼。主人在此。槍

夫不得就各自揮刀殊死戰每以奏奇功信玄將戰必演習數回申明約束其戰罷輒與諸將論勝敗之理可者賞之不可者戒之故每戰軍機漸熟遂以至精勁無匹是亦可以了二家用兵約略矣

藝侯戒諸子

元龜二年六月藝侯元就病將死致諸子於前呼取箭數條一如其子之數乃手自糾為一束極力折之不能斷也單抽其一條隨折隨斷因戒曰兄弟猶此箭也和則相依濟事不和則各人各敗汝等銘心勿忘次子隆景進曰夫兄弟之爭必起於欲棄欲思義何不和之有元就悅以為

然顧餘子曰宜從仲兄之言

寧靜子曰詩云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蓋兄弟之情不難於急難相救而難於安寧相保果能從藝侯父子之言豈不足以全棣萼之情乎

又曰崔鴻西秦錄云吐谷渾阿柴臨卒呼子弟謂曰汝等各奉我一隻箭俄而命母弟慕延曰取汝一隻箭折之又曰汝取十九隻箭折之延不能折也柴曰汝曹知單者易折衆則難摧戮力一心然後社稷可固言終而卒是與藝侯事太相類蓋暗合也記以資博雅

細川藤孝

細川兵部大輔藤孝。少小不喜國歌。自謂是縉紳婦女之技。非武夫之事也。偶某地之戰。追敵之棄馬。走者不及而返。從者執馬銜以諫。曰：窮追勿失。臣驗馬背尚暖。以知其行不遠。古歌不云乎：君波麻太遠。具波行志。我袖乃袂。乃淚。比延志果年盤。譯曰：君行知不遠。吾袖淚猶露。藤孝領之。即馳遂執其人。以還。從此潛心歌道。深沈奧妙。至窮古今集秘訣。所謂幽齋玄旨是也。

寧靜子曰：幽齋氏之事亦太有似太田道灌焉。余嘗有詠道灌二絕。曰：村女應門未發辭。獵歸逢雨乞蓑時。有花無實君看取。捧出棣棠黃一枝。才兼文武有斯公。一激終能

學國風。斥候他年辨潮落水禽。聲在遠洋中。并錄以見國風之學有益武事矣。

破缸柴田

永祿十二年。柴田勝家為織田氏守長光寺城。佐佐木承禎圍而攻之。遂破其外城。勝家退保牙城。防戰甚力。偶有人告佐佐木氏者曰：此城之水若絕。其汲路城可下也。承禎悅從之。城中果困而未變其旗色也。承禎恠之。乃託和議。納平井某於城中。勝家將出接之。平井請盥手。勝家命盛水於巨盤。使二人左右捧而致之。平井盥訖。則棄餘水於庭。無復愛惜意。平井視之色然而歸。既而儲水殆竭。勝

家度不可脫會諸將士置酒訣飲時問所餘之水則僅二
斛矣勝家呼眉尖刀以其鐵縱破水缸以示必死乘曉開
門吶喊潰圍以出佐佐木氏兵以其出不意狼狽擾亂不
可復止勝家乘機衝突斬首八百餘級使人獻之於岐阜
信長大悅賜勲狀以賞之世呼勝家為破缸柴田
寧靜子曰柴田氏破缸之舉所謂死中求活者非胸有成
算何以至乎此若其失二斛水而獲八百級亦惟斷成之
耳

附記

信長以勝家為先鋒將固辭不受再三強之乃敢承命而

退路遇麾下士於安土城下誤觸勝家衣勝家咎其無禮
不屈乃斬之信長怒召勝家讓之傲然答曰是其所以固
辭主命也夫先鋒之將威權不立號令不行安有無禮之
士而假借不殺之理乎

梶川彌三郎

信長之攻植島也暴雨連日宇治川大溢殆不可濟信長
立馬水涯呼曰誰先渡此河者古梶原佐佐木豈鬼神乎
言未畢有一騎自上游亂流而渡信長揚策曰夫夫非他
人必梶川彌三郎也勿使剛勇丈夫餒於敵眾競繼之遂
得上岸勝敵初梶川好博奕為眾所擯信長獨愛其勇賜

名馬曰緩急以此樹功梶川感泣自誓曰不騎此馬先登者不生還至此果有此功
寧靜子曰宇水先登世唯知有梶原佐佐木而知有梶川者鮮矣抑前梶原之聯騎爭先孰若後梶川之單騎直進之最壯哉

大緩山

信長動罵人曰大緩山猶言懶惰輩也或云大緩山江州名信長蓋借以
於刀根山我前軍進陣其麓相持未戰也一日信長登營樓候敵動止曰今夜敵必退矣空乘其撤陣尾擊殲之屢

戒前軍勿惰諸將士皆笑曰主將何所見夫敵以主待客且據要害布陣得地之利矣安有不戰而退之理日已暮信長猶在樓上張目不動夜漏已丑刻敵中火揚矣信長急下令吹海螺進旗鼓罵曰吐大緩山果不及事我且以麾下擊之與左右五十騎馳直前衝敵敵軍擾亂無復鬪志皆爭先而遁我軍追擊遂得大捷凡信長見機而動神速不誤事者率皆此類

寧靜子曰石川丈山嘗論右府用兵云信長所長不拘土地之嶮難不問兵卒之多寡出於不意擊於無備而十戰十勝能獲其全者也至如挫敵拔國則源平已還靡可與

準擬者唯與源廷尉在伯仲之間耶是可謂善論右府矣

仁科信盛

仁科五郎信盛勝賴之弟也天正十年春信盛守高遠城織田世子信忠使僧某諭曰武田氏亡在旦夕矣宜致城而去信盛怒捉僧批其兩耳并剝鼻放還之於是世子信忠率諸軍進傅城攻擊甚急殺傷無算信盛擁殘兵僅保牙城小山田備中春日河內渡邊金今福安諏訪莊原隼人等十八人逆戰于大廳縱橫交擊劍光散火世子信忠負金襴保侶衣俗作母衣按三代實錄小野春風奏請曰千領以備不虞則介曹雖薄助以保侶請縫造調布保侶衣作保侶衣為是倚屏外桐樹指揮士卒有一女將年三

十餘著紅縞甲提眉尖刀呼曰身是諏訪莊之妻可來與戰矣戰斃七八人刺喉以死我將武藏守森長可登屋發板放銃其中彈丸雨下信盛度不脫據床屠腹抽腸投之裋褐而死時年十九城乃陷後信盛投腸之處血痕久之不滅而世子信忠所倚桐樹縱橫尚存刀跡云
寧靜子曰滅武田氏世子信忠之功居多焉而五郎信盛之守城不屈苦戰死節比之阿兄為敵所逼饑困以死豈不赫赫有餘烈乎

稻葉一徹

稻葉伊豫守一徹既服從織田氏而信長意未釋然也乃

設若讒延之茶室竊使其臣三人託伴接以圖之一徹從容入室朗誦壁間所挂詩曰雲橫秦嶺家安在雪擁藍關馬不前三人就問其義一徹一一分解并說其典甚詳信長隔壁傾聽忽然走出謂一徹曰我初謂汝一武勇男子也今乃知其有文學如此猜疑之心頓消矣一徹頓首而謝於是命三人各取匕首於懷以示之一徹亦袖裏出一刀笑謂三人曰今日之事僕亦期不徒死耳

寧靜子曰嗚呼一徹氏在刀俎魚肉之際而能從容以免乎萬死者以其善解文字演說古人之詩耳信乎有武備者必不可無文事也

烈奴

稻葉氏之奴有忤旨抵罪者臨刑輾轉號泣而不已吏問汝畏死乎奴忿恚曰吐吾豈畏死者哉吾惟恨不伸一臂於君前以雪冤耳一徹聞之遽令曰急急解縛奴苟以為寬我將甘受其報焉吏乃縱遣之居數年一徹病死既葬奴走詣其墓復泣曰奴久欲遂宿志而屢失其機遷延至此今則已矣吾今日而不死君必以奴為畏死苟生者奴為天下恥之遂屠腹其旁出腸以死

寧靜子曰烈哉稻葉氏之奴也假令其出于士流則世必以為田橫之客豫讓之流也嗚乎戰國狷介不屈之民寧

可以太平游惰之情測之哉

山内一豐妻

山内猪右衛門一豐始筮仕織田氏也適有東國人來販名馬者安土諸將士皆驚其神駿然爲價高之故不能購也販者將牽馬徒還一豐見之不勝流涎歸家獨自嘆曰痛哉貧也我當事君之初獲此名馬以見主公者不唯一豐一人之榮抑亦織田氏之榮矣其妻聞之就問價曰黃金十兩矣妻曰夫君必欲獲之妾能辦焉乃取金於鏡奩致之一豐前一豐且喜且恨曰比來窮困之極或恐及卿顛覆而卿絕不言有金何卿之忍耶妻曰夫君言亦有理

顧昔者妾之來嫁也妾父自納之鏡底戒曰汝勿以夫家貧故費此金必也有關夫君一大事然後用之妾聞近日京師有簡馬之舉今夫君而獲此馬是一世之榮而所謂大事無乃此耶是以敢爾一豐泣而謝曰卿之惠也嶽翁之恩也遂購其馬無幾簡馬之期至矣一豐乃騎而入京風骨峻爽奮鬣一嘶信長望見大驚曰猪右何所獲此乘乎一豐具告其故信長歎曰我家多士而不能購一馬洵爲上國之恥汝落魄歸於我乃能爲此非常之舉以一洒我恥武夫用心不當如此耶一豐釋褐五百石於是增爲千石遂以見任用

寧靜子曰。後來石賊之反。夫人齋藤氏。發書為笠。糾馳使告一豐。一豐得之。不解而獻焉。異日獲廿四萬石之大封。職此之由。山内氏何外家之福之多耶。

厨人坪内

三好氏之亡。厨人坪内某。囚於織田氏。菅谷九市原五。為說信長曰。渠不唯善調理。七五三宴饗之式。皆能諳之。宥以為厨宰可矣。信長曰。且使渠調朝食。吾將試其佳否。以決之。於是進膳。用三好氏法。信長一喫。投箸曰。此水臭物。何足以供吾口。坪内曰。請復之。彊而後可。翌日進膳。極其醇醲。信長每品啜食。曰。佳味佳味。天下之良工也。即日赦。

而祿之。坪内退。語人曰。昨所進係第一等調和。君以為淡泊無味。今日所進。特第三等品味耳。而反以為適口也。顧三好氏五世。歷仕幕朝。助天下和羹。故調理獨要第一等風味。而公則不然。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信哉。寧靜子曰。坪厨宰有揚舊君抑新主之意。以此仕猜忌。無比吉法師。殆乎哉。

善射者某

織田氏臣有善射者。信長聞之。欲試其技。倆為設演射場。卜日往觀之。餘士皆多中。某終日而射。卒不能中也。信長不懌。歸而嘆曰。所見不稱。所聞人言。果不足信耳。其後國

內土寇蜂起勢頗猖獗信長自將討之衆遂巡不進當此時某直進立信長馬前引滿當敵縱橫放射率無虛箭冠爲之卻走信長於是歎曰有是哉渠之深於技也嚮之不中者非不能中也欲養餘力以收異日之功耳諺云良鷹藏爪猶信厚賜物以賞之

寧靜子曰同一弓箭之士也戰國之人與泰平之士趣向之異何其甚也今日紈袴之子射大的於數十步之外以冒區區賞賜者使其當變動不測之敵果能不惶惑失度耶然則如織田公士洵百世士人之標準也

右府察微

信長嘗自剪十指甲使侍臣收其剪餘侍臣搜索左右久而不去信長問汝何故不退答曰剪餘既得九而未見其一信長爲起拂兩袖則爪片墜者一信長大賞之曰人之心當如此綴密又嘗召侍臣至則曰事既辦矣無復用也侍臣徒爾而退少選復召一人亦如此最後一人應召而往伺候良久亦復不命事侍臣將退顧拾席間所遺塵埃以出信長俄呼止之曰坐吾語汝凡進退必有機見機而動是爲軍之善謀汝如今之退可謂能知兵機者
寧靜子曰右府公以忌克之質察人於細微之末者如此織田之門無懈惰不警之士蓋以此也已

森蘭丸

信長近臣有森蘭丸者謹信而聰慧右府甚愛寵之嘗欲
驗其才命闔前堂紙障蘭丸諾而往則障闔矣乃緩開而
緊闔之然後反命信長曰障果開矣乎曰闔矣然則其曩
然有聲者何也蘭丸跪對曰君命臣闔紙障若視其既闔
而徒然歸則君之命廢矣臣恐諸臣之或不敬君也故謹
開而闔之矣又嘗奉信長刀在側刀鞘黑漆有款紋數十
條蘭丸潛料記其數信長觀知之而不言也居數日集左
右近臣撫其刀謂之曰有能暗射鞘上款數者乃與此刀
衆爭射之不能中也蘭丸獨默不言信長問汝何故不射

之蘭丸謹對曰臣嘗料記其數矣今如為不知者而中之
是實主公以貪其賜也臣心所深恥是以不敢信長悅其
誠怒不欺賜以其刀後蘭丸察明智光秀有異志竊謂信
長曰臣視光秀方食失匕箸是其志不在小必將舉大事
也不及今誅之後悔靡及信長以為讒而不能無幾果
有本能寺之變

寧靜子曰以右府之猜忌而不嫉蘭丸之聰慧亦以其有
誠信足感人者耳抑不疑他事而疑其有讒光秀則右府
之祿盡也嗚乎養豺狼而自遇其噬右府之不令終將誰
咎乎

光秀反形

明智光秀沼丹之龜山也。新築一城於山北，號曰周山。蓋以自擬周武也。羽柴秀吉性豁而言傲，光秀則謹愿而多遜。辭秀吉謂光秀曰：人云汝夜城周山，將以謀叛信乎？光秀冷笑曰：公幸勿費無用之辨。天正十年五月，光秀謁愛宕山祠，遂會于西坊，為連歌。歌人紹巴至，則卒爾問曰：本能寺，深幾尺矣。紹巴愕曰：君不畏天耶？何為謀此不順之舉？於是光秀反形始顯然云。

寧靜子曰：英雄之在亂世，其有逆節殄行，勢也不必一一苛論焉。特其不忠不孝之罪人，欲容之而天未嘗少假也。

不見逐，入篡國信玄乎。不免於微卒之暗砲，不見弒君奪位，光秀乎。不免於賤民之竹槍，夫暗砲之戮竹槍之誅，果然。天網疎而不漏，而况光秀之罪，又兼負殺母大不孝者乎。

附記

本能寺之變，右府穿白衣，執十字槍，與賊安田作兵衛等鬪於庭中。不利，遂走入，作兵衛追之。時天未明，燭光耿耿，見右府影於紙障上，以長槍鉞之。中其右腹，傷甚。右府乃入寢，縱火自殺。後作兵衛變姓名曰天野源右衛門，有瘍焉。宿其頸，久之不瘥，遂生弩肉。源憤恚，以琴絃緊其肉端。

擊之竹椽張脚抽之無幾又生復亦如此源愈憤竟引刀自刎而死又有川上某者光秀小臣也本能寺之戰執角弓射右府於堂上中之其第六日喪心而死時謔語曰鶴來刺額痛甚痛甚噫是皆已知其惡逆心自責其罪者歟

百姓作右衛門

光秀之敗於山崎也與左右數騎潰圍北出夜過小栗樓土兵競起逐之有作右衛門者自籬中以竹槍鏃其一騎洞肋而死則光秀也遠近相傳作右獲賊魁矣嘖嘖嗟賞作右稍有得色謂鄉曲之勇莫出我右者每四隣有暴客先往捕之或格殺之一鄉賴以安焉作右死其子喜兵衛

亦慕父風久負俠名時有白狼出害人每日暮闔村鎖戶少年相聚謀除之而議未決喜兵時六十餘獨奮曰殺一狼何議之有會寒雨夜黑喜兵乃著短蓑腰利鎌直往村口無人處偃卧如死人以待焉少頃白狼果至彷徨其旁三躍不動則飛噬其喉喜兵快手剪頭墜地因起接合身首十字樣縛之淋漓被血以歸諸少年皆驚以為神喜兵笑曰老夫太勞矣請買酒以酬我其自負如此

寧靜子曰弑逆之賊人人得而誅之光秀之死一農夫手天也而其子喜兵殺白狼以除民害亦安知非天意誅豺狼心於冥冥耶要之作右喜兵皆可謂農夫中奇男子矣

刪修近古史談卷之一了

刪修近古史談卷之二

古奧 平崇士廣 著

豐篇第二

挈鞋奴

尾州愛智郡有中邨里。里分上中下為三村。日吉者其中
 中邨之人也。天文五年正月朔日出時生。故名日吉。年甫
 十六。齋其父所遺永樂錢若干匹。以出鄉里。多買麤線針
 於清洲。而來津島之市。以其針易糧食與草鞋。遂往濱松
 遇久能城守松下嘉兵於途。嘉兵異其狀貌。使人問其鄉
 貫。日吉具答。以實。嘉兵乃携以歸。為換其服。并以袴與之。

冊仙遊言 卷之二 加樹氏瘠

初雜處之奴隸中既而擢為內豎付之衣服器玩掌其出納日吉機慧而敏捷凡所使令無不如意嘉兵甚愛用之而儕輩之舊者皆嫉之竊匿其主之器玩以誣日吉如此者數矣嘉兵知其無罪也憫之為與永樂錢三十匹以遣歸日吉於是資其錢以往清洲黃緣其鄉人仕織田氏者某為鞵鞋奴無幾為小人頭改名藤吉時年十八

寧靜子曰小瀨雨庵太閤記云嘉兵付金五兩於藤吉往尾張以買桶皮鎧藤吉攘其金於途資以仕織田氏今閱松下環翠氏所記與此大有異同不知孰為實錄姑書以備考據雖然區區小節何足為曠世英雄輕重哉

設姓曰木下

日吉之幼習字於橫笛山光明寺寺之對門有三島神祠祠前大榎樹枝葉繁盛偃蹇蔽數十步日吉素倜儻有大志不屑學文字每賺師僧來遊戲此樹之下及後仕織田氏列士班自設姓曰木下實本此樹示不忘也光明寺到今傳其說

寧靜子曰明史有云日本故有王其下稱關白者最尊顯時山城州渠信長為此職偶出獵遇一人卧樹下驚起衝突執而詰之自言為平秀吉躡捷有口辨信長見而悅之令牧馬名曰木下人是傳會之最可笑者但余久疑秀吉

川冬行二言 卷之二 二 大觀氏歲反

自作姓曰木下必有所由及得此說意始釋然因附記於此

歌人幽古

織田右府之遇弒也筑前守秀吉既與毛利氏和兼程東上討逆賊光秀逗姫路者一日盡收金銀以為軍資署分既定是夕浴罷呼堀久太語之曰此城無用守備也吾將一擲賭天下子以為何如久太曰然以僕觀之潮候正好勢不可不揚帆有善和歌者幽古進曰譬之芳山花盛開安得不一往而觀之黑田孝高自旁贊之曰縱欲觀花時不至則不能矣今也風綻雨拆自嬌招人時乎時乎宜以

此役為觀花之始耳

寧靜子曰復讎之舉以順伐逆天人所共與誰能禦之今觀三人之言當時光景千載可想其一戰鷹揚勃然以興者何足恠哉

賤嶽之役

賤嶽之戰中川清秀敗死諸砦皆懼結束欲退神子田半左大聲呼曰明日羽柴氏大軍至矣諸君努力諸砦聞之復皆固守備當是時黑田孝高亦守一砦知其不可支自決死召栗本四郎諭之曰汝護阿吉而逃勿使黑田氏無後其功百倍于共死四郎勉強從之阿吉長政小字也途

問曰率我將何之四郎泣告實驚曰大人每戒兒云武夫之子有進無退今而逃是負平生戒也策馬北馳是夜秀吉果至若遂得不陷是係長政十歲時之事
寧靜子曰如水氏之智而一時不如神子田先見天也抑阿吉之以十歲決進退亦可以卜前程矣

羽柴氏神速

越將作間盛政既得中川清秀首傲然以為無敵已者當此之時筑前守秀吉在大垣聞柳瀨敗聞抵掌曰我得大捷矣單騎北馳步騎數千及於中途日暮達賤嶽址距盛政砦二里而陣盛政馳人致書曰何來之速請待天明一

快戰耳秀吉答書曰言當自我發乃為公所先耶明旦快戰之事謹領命矣使者既去秀吉冷笑曰異域張子房吾不之知方今在我日東誰復有以智先我者乎命設炬火於山野數里照映煌煌如白晝越人夜襲之計遂沮明旦與盛政大戰於嶽南乃有七槍之捷
寧靜子曰盛政剛復自用適足以喪師誤國矣而羽柴氏之決勝千里炳若觀火然則不知張子房云者乃其所以自知也歟

石田三成

豐公秀吉嘗放鷹於野渴甚投一僧寺乞茶太急有行童

冊作近身言 卷之二

進一大碗茶微温盛到七八分公一喫稱快更進一碗少熱不滿半碗公徐喫了又要一碗於是代以小碗太熱不可遽口公愛其才敏請之住持僧携歸以為小臣漸愛寵之後竟列為五奉行治部少輔石田三成是也

寧靜子曰石豎子一生所為不出于此技倆所謂小人可小知而不可大受者豐公乃擢用之竟誤國家大計也噫知人之難猿公之智且有不免歟

附記

一歲暴風雨淀水大溢堤防善崩奉行三成急發京橋口米庫出數十百囊命土民盡運以塞其壞處既而雨止水

退三成下令曰速造土豚以代米囊其囊則聽汝等所取民爭趨之不日隄成而堅實倍乎前三成之敏慧投機率此類

島左近

石田三成封於水口也豐公問曰汝得人焉乎曰得一人焉曰島左近公曰孤亦聞其驍名矣是豈以薄祿仕汝小家者乎三成曰臣封四萬石矣今割其半以與之是以能留耳公歎曰君臣同祿古所未聞汝而能為此偉舉渠亦感激報之也必矣乃召左近賜外套一領以勉之
寧靜子曰近世侯國之臣有分二百石之半養流落歸化

川久保正吉 卷之二

大規代藏反

冊
之。士者。世傳。以爲。美談。况。以一城之主。待其臣之厚。如此。則。天下之士。孰不願仕其家哉。後人。不以其人廢其事。可也。雖然。三成。此舉。所謂。不可無一。不可有二者。

小田原之役

天正十八年三月朔。關白豐公。自將步騎十七萬。東征北條氏。前隊諸將先發。在駿河內府信雄軍於三枚橋。東照公軍於長窪。二十六日。關白率諸軍至駿河內府。照公與諸將士迎之。浮島原。關白被緋甲。戴唐冠。帶金粧太刀。二口。執彤弓。騎金甲馬。而來。扈從士皆異樣式裝。鮮麗奪目。而茶筌背旗。幡叟裝束。尤奇異。可駭云。既而關白過二公。

焉。要是大丈夫所不爲也。古云。弋不射宿。夫宿鳥且不射。安有丈夫而射人不意以自快者乎。

長湫之役

長湫之役。成瀨小吉。年甫十七。獨騎馳入敵中。獲首一級。而返。致之。照公馬前。公壯之。且曰。麾下兵寡。汝且留在此。既而小吉見前隊辟易。復馳出從者。援轡止之。曰。君功既成矣。乃送死於敵。無爲已。小吉怒曰。顧小利。失大義。武夫所恥。今日之戰。宜破敵陷陣。追亡逐北。而後止。豈以一首級。自足當此之時。距麾下可三十步。公呼曰。勿止。前隊馬足亂矣。正是壯士死戰之秋。從者不及縱轡。小吉直馳入。

敵大呼勸我軍我軍為之奮躍鼓勇競進軍遂大捷是歲
 公擢小吉為根來團隊長大賞其功曰雖老將宿帥不能
 過焉蓋公麾下成童為將者小吉一人云
 寧靜子曰大坂嘗有簡馬之舉關白豐公自城樓觀之有
 跨驪馬繫赤鞋於鞍而來者公問之左右答曰德川士成
 瀨小吉其祿幾何曰俸米二千苞公歎曰壯士也使渠改
 圖仕我者五萬石不足與耳他日照公以告小吉勉其出
 仕小吉流涕曰主公果以臣為貪祿而棄君者乎臣唯有
 自殺以明吾心焉耳是其人沈實如此老將宿帥之言洵
 不為過賞也

花房職之

關白圍小田原五閱月未能降也偶有客過軍營者時燕
 樂方作鼓笛嘔啞之聲喧于耳客大聲罵曰何物愚將作
 此大怪事今也勁敵在前不知所以攻之之策而惟燕樂
 是耽非愚將而何衛士呵曰汝何為者醉而顛耶抑喪心
 耶客怫然作色曰身是浮田氏客花房助兵衛職之也不
 敢顛矣又不喪心矣抑大將在軍以游惰娛樂為大戒而
 今沈溺如此醉顛喪心大將自道耳直唾其門而去衛士
 忿恚訴之奉行長束大藏時樂局已畢諸部伶人以次退
 散大小諸侯與觀者亦皆將辭歸大藏投間入白豐公聞

之也怒甚遽呼曰秀家安在秀家倉皇入謁則盛氣勵聲曰汝客花房某敢慢罵我夫匹夫議天子關白者其罪當大不敬汝速歸處之磔刑否則汝罪亦不赦秀家恐惶拜命而出行既數百步公使人呼返曰花房言雖可憎既非面刺唯刎其首可也秀家將退則復止之曰渠是汝客非汝臣宜待以士道賜之自盡既而沈吟數回終謂秀家曰卿且少進孤孰患花房言亦大有理顧孤之爲此未必爲娛樂其實欲使敵倦於防禦而速其納降耳雖然從征諸將皆畏孤威不敢出一語渠乃匹夫而言之膽略可想矣昔青砥藤網微時牽牛過鎌倉之府時最明寺時賴盛行

千僧供養會藤網笑曰鎌倉氏薦事水中牛糞耳府吏聞而詰之乃曰方今飢餓之民不蒙恩恤之典而徒施諸乞丐之徒夫牛糞於圃尚可以滋菜蔬矣今糞於水涓滴無益於物所以比也時賴感其言即日擢爲奉行于今傳爲美談今花房言雖失過激而孤之明獨不若最明寺可乎卿其疾歸奉花房爲軍師水留之幕下可也秀家歸如其言後果有小田原之捷

寧靜子曰豐公爲人噪急粗率而天性靈慧故其處事先迷而後覺者往往如此譬之雷霆之轟暴厲迅疾天地唯恐崩而雨霽雲開碧落一洗未嘗不灑然也嗚呼是其所

冊化... 卷之二
以能駕馭群雄而速得天下也歟

豐公天

關白征北條氏。別使九鬼嘉隆率舟師以護南海。此際危
礁亂峙。水路險怪。每逢東風之烈。波濤驚激。勢卷雪山。無
復可列船艦也。當公之圍小田原城。天氣清明。海波恬平。
絕無陽侯之患者。五旬有餘日矣。爾後海濱之人。遇連日
晴。謂之豐公天。

寧靜子曰。中葉以還。乾綱解紐。皇威下移。六師之討。絕響
久矣。獨豐公此行。入朝陛辭。天子詔賜節刀。是所謂奉王
命討不庭者。洵足爲天朝吐氣矣。其五十餘日。天晴海穩。

者。殆亦天心之所以助皇威也歟。

豐公賜首鎧忠勝

關白既滅小田原。引兵而東。將征奥州。次宇都宮。時本多
忠勝伐土寇。在總之廳南。公差人致之行營。一日大會。列
侯諸將。出首鎧一領。示於衆曰。是爲佐藤四郎忠信之鎧。
誰居今日。可比忠信忠勇者。苟其有之。孤將舉以與之。衆
莫敢應者。公因颺言曰。服此鎧而無愧色者。唯德川氏臣
本多中書爲然。記昔長湫之役。失我褊將三人。孤憤怨之
極。聞敗即發步騎三萬。颺擊而馳。時中書在敵營。聞之。率
手兵五百赴援。與我軍相距數百步。並隊而馳。每兩軍相

摩輒發銃挑戰我軍不敢動行里餘有一騎蒙鹿角曹下
鞍飲馬於河間渠為誰稻葉伊豫曰本多平八也孤不覺
淚簌簌下曰壯哉平八以我三萬擊渠五百猶石壓卵粉
壘不回踵渠則從容飲馬以示餘暇何其壯也但我殺之
亦無補於勝敗之數不若且縱之以成渠勇矣故不顧而
馳今日求之古人非藤忠信莫可以比遂以賜忠勝是夜
公竊召忠勝自點茶而侑之曰子勇誠無雙矣雖然夸揚
之衆以成海內之名者孤力亦為多矣因徐問曰未知與
德川氏其恩之輕重大小何如忠勝伏而不答強之則曰
殿下之恩江海無量但臣為德川累世臣屬君恩之大非

可以輕重較也公聞之不懌而罷

寧靜子曰豐公之不擊忠勝猶曹瞞之不追關羽英雄襟
度之豁可想耳抑二公責恩外臣以結其歡心者皆欲收
以為已用也而忠勝之不從豐公亦猶關羽之不從曹瞞
也忠勇義烈之士寧有可以區區賞賜羅致乎

利休訪蒲生氏

蒲生氏鄉伏病茶博利休往問之氏鄉示其所自詠曰限
有盤吹禰登花波散物遠心短幾春乃山風譯曰山花自
落豈無期何事春風不待時蓋言見毒也利休泣然流涕
曰嗚乎惜哉失無雙國士矣遂賡歌答之曰降登見盤積

冊作... 卷之二

奴先爾掃邊加志。雪爾者折奴青柳乃絲。譯曰及其未積須相掃青柳元無折雪枝。蓋惜剛勇而不能防害也。氏鄉卒之後書史福田某啓視函視之有遺書云願移封於朝鮮。蓋知為太閤所疑也。因嘆曰使主公在世二年必得其所願。豈不惜乎。

寧靜子曰豐公之疑蒲生氏讒人媒之也。公封蒲生氏食百萬石。氏鄉來謁卒然謂曰聞卿善手跡幸為孤寫謠曲一本。其籠絡英雄既已如此則鴆毒下策未必太閤之意也。嗚乎讒人之亂誠可嫉而可憎。

附記

氏鄉既受會津之封退而倚柱以泣。山崎某就問曰得無感大封之辱乎。氏鄉低語曰否否。使我受封中原雖小國足以圖霸矣。今乃棄於邊陲無復能為已。是以泣信斯言也。豐公之疑亦非無謂。

上杉景勝

黃門上杉景勝。豪邁而膽大。其臨陣前隊既交戰。矢丸雨下。呼聲震天地。而景勝身尚卧幕中。鼾聲如雷。其朝于京師一行。鹵簿數十百人。寂不聞咳聲。唯覺人馬行聲。肅肅然耳。嘗渡富士川。人多船小。中流殆欲沈。景勝怒立舟頭。舉鞭一揮。眾皆躍入水游。而涉船乃得達岸。平素未曾見

川冬... 卷之二 十一 天現...

喜悅之色家有所養胡孫偶蒙景勝所脫巾帽走升庭樹
向景勝點頭者三景勝始莞然左右侍御見景勝笑顏唯
此一事云

寧靜子曰豐公之畏忌上杉氏猶畏忌蒲生氏也而能不
逢毒者以其善於石沼部也余嘗論當時英雄謂智勇材
能可與氏鄉伯仲者特有景勝耳其前後皆封會津以為
東奧鎮撫者亦以此歟

關白誅利休

關白在聚樂嘗游南禪寺路過黑谷時方盛春櫻花歷亂
偶有婦人從一僕行賞花者乍聞前驅傳呼之聲趨避之

花陰關白自輿中瞥見容次女艷麗光彩射人就問誰氏女
其僕云茶博利休女新寡而守孤棲者關白聞之欲納焉
遣從者慇懃諭其意辭曰妾近喪良人寡居煢煢哀泣之
餘安能得奉箕箒關白既歸之後別又遣人復強之其父
利休利休亦謂苟曲從關白意世必云賣此女以焚奇利
也因固辭不從關白未如之何意殊怏怏適有人告者云
利休自刻其像置之大德寺山門之上關白於是發怒曰
夫山門天子入焉諸公卿入焉茶博何為者敢置其軀天
子公卿之上無禮甚矣又聞其有私於茶具諸器也益怒
竟使人賜死方此時利休與其徒宗巖點茶於一室聞命

下不敢驚儀畢徐起分器什於所親以為記念然後從容
自裁云

寧靜子曰利休一茶博耳乃能恥依其女以博富貴推此
心也何曾有私於區區器玩哉後之奉其茶儀者往往贗
鼎欺人其能無愧其師乎

附記

利休學茶儀於左海人紹鷗紹鷗斯道之盧陸也嘗欲試
利休才命掃除庭中諾而往則茶亭之前帚痕如拭不留
纖塵林樹瀟灑青翠欲滴利休躊躇無復下手處竟入林
中試搖其一樹則墜葉翻風片片點地殊覺添一段風趣

乃報曰謹了命矣紹鷗視之感其奇才盡傾秘訣而授焉
利休得宗匠名始于此

征韓之役

征韓之役小早川隆景在開城府使其臣曾根兵庫候起
居於名護屋之營太閤召見之兵庫拜謝伏地曰寡君隆
景使賤臣某敢請今願得致生兵十萬於韓則使其守韓
之諸城隆景乃與諸將士率現兵十三萬進飲馬於鴨綠
江長驅破山海關直攻入北京以一覆其巢窟是寡君之
志也太閤聞而壯之顧謂東照公及前田利家曰卿等善
記焉孤縱不幸而即世有關白秀次在必將滅明國而後

止當此之時。吾魂化為一大鐵盾。乘風雲上天。以殲四百餘州髯奴於一歷之中。亦在吾度內耳。因憶古有死而為雷者。孤偶忘其名矣。施藥院秀成在側曰。即管相國也。太閤曰。然此小漢。不中吾輩丸。一點垢尚能死。逞其志而何有於乃。公哉。滿座悚然。莫弗驚其雄膽。

寧靜子曰。太閤征韓之役。世多議焉者。余則謂以蓋世之雄立無事之朝。咄咄不堪。髀肉之生。則外征耀兵。亦勢之所必至。特主將不得其人。加以暗地理。而公之齡亦從頽矣。假使其事在五六年前。而公自任親征之勞。則轉瞬滅韓。日暮渡江。明社之覆。未必不在覺羅氏之先也。故余嘗

歷論宇內英雄。定為四傑。曰。豐太閤。曰。忽必烈。曰。歷山王。曰。那波烈翁。而秦皇漢武不與焉。猗與偉矣哉。

韓國多虎

韓國多虎。加藤氏營在山麓。一夜有虎來噬侍。豎上月左膳。殺之。清正怒。天明從圍其山。有一大虎。獍猛排茅葦而進。清正負燭裝巨砲待之。虎益怒。張口人立。眾爭將銃之。清正叱曰。且視吾技。倆言未畢。轟雷一聲。丸飛入口中。虎仆。又起。輾轉以死矣。黑田氏之營在全義館。破曉人聲騷然。長政謂是必敵來襲也。登樓觀之。有虎入廐。食馬也。管政利直起。抽刀逐之。虎咆哮來攫。政利躍斬其鬐。虎轉身

而逼政利殆危有一士來擊虎肩則後滕基次也政利呼曰獲矣一擊裂其眉心虎乃斃長政不悅曰汝等各為一面之將不知愛其身而與擊獸爭雄吾所不取也

寧靜子曰暴虎馮河聖人所戒馮婦之攘臂為士者笑之然當時征韓諸將鼓餘勇於百戰之後而試鋒鏖於不可知之外域是所謂入虎穴探虎子者則暴山君搏黃公其常事耳未可以不知命概而論之也

界善左衛門

主計頭清正之入韓也薩人梅北宮內者時其亡起兵侵肥後肥後人多屬之兵勢甚盛佐敷留守界善左衛門興

西度其不可力爭乃詐納降避城迎之梅北欣然而入於是善左謂梅北曰臣仰君威靈既為臣屬豈復有他腸願獻杯酒以祝今日乃招請梅北盛設供張及享使美人行酒梅北高踞上座殊有得色因先自酌而後舉觴屬善左旋起取殺侑之善左察其無戒心抽刀蹶起猝梅北仆之坐刺其喉以殺之事起不意在坐皆倉皇迷亂爭欲刃善左善左瞋目叱之曰汝等喪心耶我為國家誅逆賊宜舍逆助順則我公必有脇從之罪以賞討賊之功否則大誅不旋踵矣眾皆投刀羅拜諸從梅北者聞之皆遁善左追擊殲之餘黨悉平善左原秩二百石清正賞其功十倍與

冊作之百言 卷之二

二千石

寧靜子曰此警也太閤亦驚愕至遣淺野彈正討之本多中書助之然而善左衛門一人之力能平之奇男子也特表出之

悍卒

征韓再役左京大夫淺野幸長與明將高策戰彦陽不利猶進不已從士龜田某回其轡以刀鞘策馬奔向蔚山明兵追躡甚急幸長麾下或死或散能從者國老淺野河內及步卒橋本六郎耳六郎善銃執銃名小狐者連發防敵銃熱不可手乃自溺以殺其熱復返射殪數十人彦陽

距蔚山僅二十里皆途餒矣六郎取搏節三於腰以其一奉幸長一以自食欲收其一於囊河內自旁乞之六郎疾視曰是僕之後食足下身為國老而臨陣曾無腰糧之慮何以能戰今日之敗未必不此之由也河內忿恚甚欲得六郎以甘心焉請之幸長幸長不許六郎子孫今尚仕在藝藩云

神符之夢

川卷之二

十六 見六歲反

寧靜子曰堂堂大國之老賴一步卒之力以免乎萬死又至乞其食真可憫笑矣曹劇所謂肉食者鄙未能遠謀者亂世猶然况泰平之朝乎

太閤嘗從容語侍御臣曰孤出尾州民間芻蕘之役素所
 熟知文墨之事則未嘗學之也不圖今日為天子關白得
 與月卿雲客周旋於廟廟之上何其幸也雖然吾母之幼
 入大內為厨婢時得一近玉體其夜夢百萬神符飛翔空
 際自伊勢赴播磨屢不絕覺而有身遂生我後奉故右
 府公命西征平播磨諸州會公遇弒反旆東上一戰誅逆
 賊然後朝命屢下終得陞在此位由此觀之人生榮達非
 偶然也

寧靜子曰世傳太閤母夢日輪入懷而生日吉余嘗疑日
 天子象也太閤雖位極人臣既非天子安得成日輪之夢

近閱音博士松苗國史略云太閤嘗自言吾母夢日輪入
 懷而生余蓋隱然明其為皇胤也而當時不吐實者憚朝
 廷耳據此說日輪之夢亦匪虛誣也

太閤薨

太閤以慶長三年八月十八日午晌薨壽六十二葬於東
 山阿彌陀峯初聚樂第之成公偶詠國歌一首自書之箋
 使尼孝藏主函而藏之戒曰他日有需則出之後十二年
 至此病篤俄召尼孝命之曰持昔所付國歌來尼孝出而
 進之公直接筆記歲月日及諱於其後欲并造花押半成
 而腕溢乃擲筆明日而薨蓋豫以擬絕命詞臨薨出以遺

後人也其歌曰露止置露止消奴留我身哉奈仁波乃事
波夢乃世乃中譯曰露生露滅是吾躬浪速榮華一夢中
此箋今尚傳在木下侯云

寧靜子曰嘗誦大風歌而想見漢家隆興氣像及讀秋風
辭則又哀樂盛衰之感係之矣唯我豐太閤歌僅僅三十
一字而一生鴻業似夸似朝而自吾得失無復所恨之意
隱然見於辭表嗚呼豪邁快豁世復有如此大英雄耶

太閤雜事

小牧之役前軍既成陣馳人伏水請進馬時豐公與茶博
利休茗飲聞報便起直自後園出蹇衣撫髻曰來來其輕

舉弄敵每每如此前田德善院嘗以為言公笑曰勿用方
今天下英豪誰復有尚乎我者耶

船達伏水岸上乍見倒立長竿掛肩衣其上者公冷笑曰
何物黠奴做箇惡戲因顧左右曰是比喻耳汝等能解乎
皆曰不解公乃曰世事顛倒矣無袖者在上也蓋邦語無
袖言非其人也既而捕吏拘主者以至則曰汝雖小黠可
憎亦足以驚孤矣但施之他人必啟爭端慎勿再焉與金
縱之其大度如此

公之東征次宇都宮召佐野天德寺語戰國事天德寺盛
稱武田上杉勇武無比公笑曰使一髮在乎一人提長刀

冊介山言 卷之二
導前一人揭朱傘擁後亦足以壯吾儀衛矣而今不在是
實孤之不幸而二髡之幸耳

移蒲生氏鄉封於會津食百萬石氏鄉來謁未及陳謝公
率然謂曰聞卿善筆蹟幸為孤寫謠曲一本自取筆硯以
授之終不及移封事

書史在側草檄文偶忘醜醜醜字公以指畫大字於地曰
大字當如此書蓋以醜大邦讀相近也其檄征韓諸將往
往用粘合紙文亦有塗抹處輒付使者曰持此往矣

置小野於城之山里使茶禿梅松守之軒前新植松數株
既而生葦其實自外移之也梅松采以獻之聚樂第公笑

曰吁孤之威靈能使葦生於數月間耶及其狃而屢獻則
又笑曰止止使葦多生太不可

公逢人輒曰亦見吉夢乎每諸侯伯來謁宴飲款接或圍
棋或點茶或歌謠舞樂各隨其所好罄歡而罷蓋皆所以
揔攬人心也要之豁達大度殆所謂天授者非耶

加藤嘉明

左馬助嘉明沈勇而有識量其待諸臣恩威兼洽嘗好聚
舶載甕器每明商至長崎託而致之家有青甕鍾子淺碟
各十枚嘉明最愛玩之有佳客輒供之一日侍臣某誤墜
之地破其一枚侍臣思主怒恐惶待罪嘉明聞之如有所

思乃召侍臣曰汝勿患我豈為小過棄一士耶因呼取其
 餘九枚盡毀之曰汝等勿謬以我為洩憤之舉吾有所大
 悔也顧使此器永存每後來供客人必曰某年某日某姓
 名破其一是以唯九此則以器玩之故永遺一士罪名也
 吾心所甚憎是以如此蓋自此絕意不復愛奇物
 寧靜子曰東坡云人能讓千金之璧不能無失聲於破釜
 非謂鄙吝之心不覺發露耶今也人破其所愛名器而恬
 然不怒更毀其餘以滅破者之跡寧有曠懷灑脫如此之
 人耶東坡又云寓意於物雖尤物不足以為病嘉明氏之
 愛甕器其殆寓意之善者歟

岡野左内

岡野左内本上杉氏臣也及景勝移封於米澤去仕蒲生
 秀行食一萬石左内好貨殖家資累巨萬每月二三次陳
 列大小判及他碎粒諸金於一室身枕藉其中以為樂焉
 人皆賤之偶隣閭有鬪者有人來告左内不暇捍擋直往
 和解之信宿而返則黃白猶散在室中眾始服其宏度先
 是關原兵起左内獻永樂錢一萬貫於景勝曰非敢資軍
 需也聊以酬將士之勞有馬奴藏黃金一枚左内大奇之
 曰人之用心當如此賞之以十金左内後稱越後守仕至
 忠鄉時而死其病革也獻遺金二萬兩於忠鄉副以正宗

刀一口以三千金獻其弟忠知曰聊以報平昔之恩其遺贈諸友者自五金十金以至百金各有等差而借約舊券則并其櫃燒之

寧靜子曰岡野之有武功於上杉氏人皆知之而至積金事則知者鮮矣抑世之封殖自喜者率皆鄙吝纖番不以一錢利人而岡野之積而能散利國以及人活運靈動財於是乎有用矣錄以戒夫守錢奴

附記

左內嘗與吾黃門公相遇於逢隈川舉刀相擊馬驚而逸公追斫其背戰袍毀裂後左內命縫匠繡補其裂痕每誇

示人曰是名將手迹也

清正讀魯論

肥後侯加藤清正在大坂語人曰前田亞相晚年好學手不釋卷記太閤薨之年招請余及浮田淺野諸公談及論語因舉曾子可以託六尺之孤章示余等曰在今日忘此語不可謂之忠臣矣余當時曠學不解其意今而思之洵有惕然足深省者惜亞相不在無由論心耳其航海歸肥後也駕大艦呼天地丸者而西艙間日讀論語以朱墨自句清正有所愛胡孫遊戲不離側偶起之廁胡孫矚其亡竊把朱筆縱橫塗抹卷上清正復坐視之笑曰汝亦有志

聖人之道乎復研朱墨句而不輟
 寧靜子曰昔信玄讀論語未卒數章而投地曰是頭痛之
 書其自慚之深可知矣清正則異乎此既以不可奪之節
 輔翼六尺之孤尚且勉而巳至旅次亦不釋卷則其所
 造詣豈唯得一兩句喜者哉

飯田覺真衛

加藤忠廣清正子也嘗語左右曰我願為多力人左右曰
 何也曰欲重襲厚甲以免銃丸之害耳飯田覺真衛侯之
 舊將而數從清正有功者此時在坐進而泣曰主君何言
 之怯耶夫先君之在世破堅挫銳大小數十戰未嘗一受

力癥遂為征韓先鋒蹂躪八道鬼上官之名至今猶止兒
 啼然而所著不過一單甲抑為主將者苟能愛將校撫士
 卒則三軍之從指揮猶吾手足然則三軍之甲皆君之甲
 也假令將叛卒離君獨雖重百甲亦無補於死君何言之
 怯耶遂號哭而退獨自歎曰噫加藤氏之亡其不遠矣居
 無何忠廣果坐事國除

寧靜子曰當時所用特烏銃之小者耳忠廣恐怖乃如此
 設令在今日觀曰忽諸大礮其股栗何如也我聞西虜那
 波烈翁之奪落日橋仰天數飛丸約略五六十矣尚能得
 挺身其中以進天授英雄銃亦不能中而何厚甲之恃哉

戶川肥後

浮田直家病篤自知不起召侍臣曰寡人旦暮將入地汝等能殉於我乎皆曰臣等受君洪恩為日久矣今日下從何敢辭直家喜而賜之酒遂各書姓名於簡遺命收之柩戶川肥後後至獨不肯曰人各有能有不能夫破堅挫銳脫君於萬死之中是臣之所能若夫徒死以從君於冥途臣之所不能君必要殉死宜莫若夫法華僧焉何則僧揮塵一唱引導死者猶且使之得成佛而况自殉以導君於冥冥之中其登天堂受快樂必矣且夫僧未嘗一犯矢石之難而君之所以尊禮寵賜十倍臣等是雖以蒙恩之厚

薄且不可以不報也如臣等何敢能直家爽然自悟曰吾過矣遂不復責殉死

寧靜子曰殉死之為陋習今古一揆可勝浩歎哉世之稱忠臣義士者不知翼遺孤以張大先君之業而徒死以殉其所愛之君與夫匹夫匹婦之為諒者相去幾何而况可以君責之臣乎肥後之言雖過激也要可以為後人之鑒矣

又曰嘗聞一老人言云殉死有義死俠死利死之辨昔相馬氏臣有金澤忠兵衛者及其主大膳大夫義胤歿慨然自奮曰我家累世忠烈至先人備中凡十一世皆殉節於

冊一 通言 卷之二
矢石之間及我之身獨受厚祿於治世而無涓滴以報國也。今而不從君何面目見父祖地下。乃屠腹以死是為義死。其儕輩聞之亦有自奮而殉者。謂我豈可後於金某乎。是為俠死。若夫非甚有恩於其君。徒冒殉死之名以為子孫榮耀之計者。是為利死耳。觀於此言為士者亦可以知所擇矣。

福尾勝兵衛

福尾勝兵衛者。因幡守淺野長治之臣也。方其主疾病心期。殉死會禁殉之令出。勝兵衛不得已而別立一案。及長治卒。柩車出從而送之。野埋葬禮畢。諸臣皆散。勝兵衛獨

彷徨墓前不去。其家屢使人迎之。固執不動。則饋食供之。如此者連日夜。寺僧輩或勸就廡下。辭曰。僕心已從君。黃泉雨露之艱。固非所避也。當此之時。長治子長照嗣。後為式部少輔。知勝兵衛之志。竟不可奪也。為築廬於山間。以居之。勝兵衛乃從之。弊衣麤食。日掃墓門。塵以終其身。寧靜子曰。福尾氏不以新令改其初心。乃延陵挂劍之心。而守墓不去。則端木廬塚上之志也。嗚呼。一死之俠。可及也。不死之義。不可及也。

塙團右衛門

塙團右衛門直之仕。加藤嘉明屢有戰功。遂為銃隊將。食

祿千石及關原之役。加藤氏怒其違軍令。遽罵曰。如汝終
 身不可當將帥之任者。直之深脚之。遂棄祿亡命。留詩於
 舍壁曰。野水江南遂不留。高飛天地一閑鷗。加藤氏時領
豫之松山故
南曰江後游事數君。皆不得志去。投妙心寺為僧。師大龍和
 尚。改名鐵牛。麻衣草屨。猶不脫一劍。化飯京中。京中人莫
 弗憐而敬焉。嘗與大龍赴一商家齋。請鐵牛。後至。和尚怒
 責之曰。與師會而後何也。鐵牛不答。徐布座。具拜跪曰。一
 鞭遲到。且休怒。君駕大龍。吾鐵牛。和尚投塵尾。感歎。
 寧靜子曰。塙團戰國一武夫。而能悟禪機。如此真不可多
 得者矣。但團事史多錄焉者。率係武勇之蹟。余特錄其異

於眾者以存奇士

雲居和尚

雲居和尚。塙團右衛門之子也。德慧名望。高乎一時。團死
 於大坂之役。雲居索其遺骸。厚葬之。遂治任赴奧州。蓋以
 有國主之聘也。取路東山。出青野原。有草賊七人。遮路來
 逼。曰。奴輩苦饑寒。欲乞貴僧草鞋錢。雲居從容應之曰。不
 腆腰纏。得御公等窮幸矣。舉囊付之。而行。盜等傾囊得七
 金。各分其一。猶尾而來曰。欲并衣帶得之。雲居於是拋錫
 曰。甚哉公等之不悟也。夫千里裸跣。雖緇徒不可為公等
 必欲得之。請并身命取之。端坐不動。盜等惻然感悟。相告

謂吾輩久行剽掠未見舉止整暇如此是必高德之僧也
各返其金羅拜道旁曰願削髮為弟子幸恕前過雲居乃
起曰公等苟如此貧道亦不敢辭遂相從至松島瑞岩寺
後皆修業各為一庵住僧
寧靜子曰余聞之鄉人雲居在瑞岩寺每夜往御島石窟
坐禪焉有一少年欲驗其悟道踞路旁松梢以待雲居至
則手固攫其頭雲居佇立不動乃放之後數日其人問曰
師不見怪乎雲居曰無見也但嘗暗中有物攫吾頭吾覺
其手肉溫暖以為少年輩作戲耳并觀此事雲居之為超
悟僧益可想也

怪猴

藝之廣島有福島伊豫者其正廳之廁夜夜有怪出焉人
莫敢入之一夕武藤坂井大橋真木村上諸人來集時塙
團右衛門亦往談論移刻團起之則主人慮其有異使侍
童執燭從之則在大松樹之下葛蘿纏其上忽有物下簌
簌有聲陰風一綫驕然隆屋上團謂是所云怪者屏息竚
之既而怪據屋端俯闕廁中面如赤夜叉目光爛爛射人
團張眼叱之怪轉身下直自廁底手摩團之臀團伸臂執
之怪則躍上屋闕之如前於是團決起攫其腕極力牽之
廁戶為破燭滅怪在暗中輾轉欲逸向之侍童走來倚其

冊介... 卷之三

脚團急抽腰刀刺之廳中主客聞其聲也爭來燭之團滿身被鮮血淋漓未殷怪則危然僵在地矣迫視之乃一大獼猴之極老者云

寧靜子曰世俗所謂怪云者往往有形氣觸人而無見其物也其實非無物無有如塙團其人者捕而獲之耳夫猿狢狐狸諸妖獸之外寧別有怪云者乎因思昔者源三位所射怪獸亦安知非是等之類耶

敗天公

豐後岡城外數百步有諸士塋域每風雨夜晦有怪禽出臑膊鼓羽其聲如豹士女相戒莫敢過其所云赤座七郎

岡藩砲隊長也其妻村井氏弟伴勇而好武時寄寓赤座氏一夕自外歸途過怪之所忽有物飛拂頭上隨風浙瀝有聲村井意欲生縛衝暗徐進從其聲以捕之則敗天公之懸籬而不墜者矣村井乃解其懸持以歸赤座氏連呼曰起起我獲怪物矣赤座蹴衾起則村井執敝笠在手笑曰果如所聞其臑膊者此怪之觸籬婆娑也其聲如豹者此怪之受風飛鳴也相共拍掌明日岡城人傳誦曰怪既為村井氏所捕矣夜行無復所患

寧靜子曰世之妖云怪云者率皆敗天公之類耳吐吐怪事可以解盲俗之惑矣

利常品諸將

加賀黃門利常擇其臣通古事者四五輩充侍御謂之談臣一夕論近古英雄談臣問利常曰豐太閤若何曰天資無匹織田右府若何曰勇武絕倫次問謙信曰卓越尋常又次問信玄掉頭曰褊淺卑狹不足道耳
寧靜子曰此論實獲我心錄以為此卷壓尾

刪修近古史談卷之二

刪修近古史談目次

卷之三

德篇第三上

伊田之役

石川八左衛門

鈴木久三郎

土屋長吉

蜂谷半之丞母

本多重次

重次破釜

朝日千介

長湫之役

濱松夜話

鶴章繡衣

北條氏贈蜜柑

酒井金三郎

大旆次小山

關原之役

平塚因幡

宥平塚越中

佃十成

雨降地固

避雷符

雜僧三條

老嫗失火

止引水役

一生四十八戰

附記

本多氏絕命詞

天野清節(補)

內藤勇斷(刪)

成瀨奇獄

大窪佳謔

宇都宮大和

曾呂利某

太田忠兵衛

奇童

卷之四

德篇第三下

台徳公謹厚(修)

霹靂手段(補)

彗星見

太田某

太公論復讎(刪)

本多三彌

賢媪

台徳公美事

甲賀氏子

土井利勝

酒井忠利

松平信綱

碁局滅燭

丁子風爐

茶禿正齋

稻葉正則

舞妓阿國

紀公生母

南龍公(修)

阿閉掃部

杉田壹岐

附記

寬永三輔

大猷公寬仁(修)

石谷十藏

黃門義公

尾公吉通

中將正之

節婦一(刪)

節婦二(刪)

女子復讎(刪)

義巧一(補)

義巧二(補)

刪修近古史談卷之三

古奧 平崇士廣 著

德篇第三上

伊田之役

岡崎公幼聰達有雄才而愛將士士皆感激樂為之用天文二年十二月勒兵萬人西伐織田氏進軍於森山偶軍中馬逸眾大騷侍臣安倍彌七惶惑拔刀弑公植村新六自旁誅彌七諸臣來集相見愕然新六謂眾曰吾得天冥助手誅逆賊矣絲毫無所憾唯有一死以殉君耳皆曰子欲死則死吾輩斷不能從也新六問其故則曰吾輩之死

誓不出十日矣。顧織田氏聞我內變，大舉來侵，必矣。當此時，吾輩不在，則誰為儲君，以死捍禦者？於是新六亦不死，俱護喪歸岡崎，居數日。織田信秀舉精兵八千人來侵，軍于大樹寺。時內膳信安在上野城，稱病不出，士多叛歸。織田氏見兵僅八百人，皆分必死，號哭辭儲君而出，乃分為二隊迎戰伊田。此間有二道：上道曠野，下道則田間一線路。敵要我上道，兵於野前後擊之，一士不逃，皆力戰而死。新六則率一隊進自下道，先衆奮擊敵，皆卻走，遂向上道。乘其兵疲，決戰走之，斬首五百餘級。信秀僅以身遁，此戰也。以我八百破織田氏八千人，世謂之伊田之役。

寧靜子曰：我德川氏累世養士如此，他日照祖雲蒸龍變，以至雄霸天下，皆賴此輩子孫之力耳。嗟夫，所以戡定數百載大難，以開泰平無窮之基者，其豈一人一朝之故哉？

石川八左衛門

東照公嘗攻敵城，敵在櫓上，露臂罵公，極其醜惡。公大怒，使從士石川八左衛門射之，一箭殪之。輾轉以墜，公望見大笑。八左亦開口絕倒，敵忽射之，箭穿口中。八左輒顛公履，八左肩以拔其箭，鮮血流，迸滿身淋漓，乃使人扶而返營。八左含鹽止血，將息一夜，翌日從軍如常，乃曰：齒舌不傷，並無害飲啖，但言語微苦艱澁耳。

冊作通言 卷之三
寧靜子曰當時所謂二河武士者剛猛不畏死人人如此而公之雄武英略以駕馭之宜矣其所向無敵日辟國百里

鈴木久三郎

三河之役照公僅以數騎逃敵兵追之甚急鈴木久三郎曰願賜君軍麾則臣一人留死於敵君反以其間脫走公曰吾豈忍棄汝獨生乎久三憤然曰君亦何迂直奪其麾反騎赴敵公得因以達岡崎城遂入息流涕曰嗚呼惜夫失一佳士少選有一騎返謁則久三也公且驚且喜曰吾以汝為死不知何以能脫歸久三傲然曰臣反擊連殪三

騎則敵不復追躡鼠輩何足畏哉言笑自若衆莫不壯其勇

寧靜子曰是與夏目正吉代死三形原之事正相同但彼死留其名此生全其節要之其為忠烈則一也而公之於久三一哀一喜君臣同體之情亦可以此推他云

土屋長吉

土呂鉞崎之亂賊黨土屋長吉不忍親照公之危幡然倒戈向賊大聲呼曰汝鈍賊君恩之昭昭易見佛罰之冥冥難知寧隨焦執獄死不入畜生道生言未畢流丸中胸而死然自此賊勢大挫互相悔責以至納降

寧靜子曰初僧徒之誑誘諸將士也曰前死登天堂卻生
墜地獄土屋氏亦一惑其說而其改轍歸順也忽反其說
以呼醒賊徒使其悔恨謝罪則謂之功罪相掩可也要之
士大夫惑一時邪說是醉於麴蘖而迷乎昏冥者耳其本
心未嘗有仇視君之意也吾故曰前輩竹山氏論參國不
正刑典為失賞罰之權者正論也抑非通論

蜂谷半之丞母

吉田今川氏之役蜂谷半之丞貞次初心期一番槍聞其
為人所先不悅乃付槍於從者更提大刀而進敵士河井
太郎以銃輅之蜂谷揮大刀截其銃口河井跪狙擊丸洞

蜂谷胸而死從者馳反其母迎之門問狀從者曰郎君戰
死矣母曰死不待言妾問其所以死之狀曰面敵而死母
喜曰善妾聞之足矣走入室伏地號哭

本多重次

寧靜子曰蜂谷氏亦一陷賊中者今之戰死蓋以贖其罪
也而母氏之一喜一哭戰國婦人情態誠有足感動人者
本多作左衛門重次為人粗豪太簡其進言於君不避廣
衆照公愛重之及擢為奉行與高力天野等並職國政諸
臣竊謂此一舉明公亦失鑒矣作左豈為人上之器哉既
而政令簡明府無滯事國內大治輿人誦之曰佛高力鬼

作左彼此無偏是矢野野左韻叶邦俗謂夜作左在家猶

在官凡事貴簡不屑煩碎嘗在外贈書於妻曰寄一筆慎

於火阿仙不可濟馬可肥阿仙其小女名也

寧靜子曰德川氏之興外得剛武之士以啓土疆既如彼

內得賢能之吏以固國本又如此大似類周家勃興之日

也文王之詩云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

曰有禦侮德川氏之士皆有之嗚呼何其濟濟也

重次破金

安部川積有一大金不知何人所造蓋古供湯鑊之刑者

照公命致之濱松役夫數十人搬運許邪而行本多作左

遇諸途問是何物役夫曰烹人金也作左怒就命推破其
金頃刻盡碎因謂其宰曰疾往告主公有志天下者刑措
是望焉用此不仁之器臣重次謹碎之公聞之慚悔曰吾
過矣召作左陳謝之

寧靜子曰公之致大金蓋別有所用也作左不察而碎之
亦出忠憤之餘者故公直受為過以謝之耳不然照公之
仁而豈有意酷刑者乎

朝日千介

照公攻田中城武田氏數月未得志也城中有西鄉伊豫
者屢出挑戰驍勇無比公患之一夜諸老兵會于大膳管

沼氏謀所以除之。侍臣朝日千介年十八進曰。西鄉首臣能取而致之。菅沼叱曰。汝少年何知渠之剛勇。雖諸老輩且不易圖者。汝乃妄言之不遜甚。麾之去。千介退而獨語曰。且待明日。其夜深更竊取菅沼所愛手銃以出。時天將明。照公早在岡部陣。見西鄉獨騎率數卒而來。曰。敵復出矣。誰獲西鄉首者。言未畢。自路旁竹林中銃丸一發射西鄉肩。墮馬有人整騰而出。直進斬其頭獻之。公所則朝日千介也。公歎賞曰。汝一少年而為諸老輩所不為。可謂剛者矣。

寧靜子曰。狙擊人於暗中。戰國之通習。而有中焉。有不中焉。要是大丈夫所不為也。古云。弋不射宿。夫宿鳥且不射。安有丈夫而射人不意以自快者乎。

長湫之役

長湫之役。成瀨小吉年甫十七。獨騎馳入敵中。獲首一級而返。致之照公馬前。公壯之。且曰。麾下兵寡。汝且留在此。既而小吉見前隊辟易。復馳出。從者援轡止之。曰。君功既成矣。乃送死於敵。無為已。小吉怒曰。顧小利失大義。武夫所恥。今日之戰。宜破敵陷陣。追亡逐北。而後止。豈以一首級自足當此之時。距麾下可三十步。公呼曰。勿止。前隊馬足亂矣。正是壯士死戰之秋。從者不及縱轡。小吉直馳入

敵大呼勵我軍我軍為之奮躍鼓勇競進軍遂大捷是歲公擢小吉為根來團隊長大賞其功曰雖老將宿帥不能過焉蓋公麾下成童為將者小吉一入云

寧靜子曰大坂嘗有簡馬之舉關白豐公自城樓觀之有跨驪馬繫赤鞋於鞍而來者公問之左右答曰德川士成瀨小吉其祿幾何曰俵米二千苞公歎曰壯士也使渠改圖仕我者五萬石不足與耳他日照公以告小吉勉其出仕小吉流涕曰主公果以臣為貪祿而棄君者乎臣唯有自殺以明吾心焉耳是其人沈實如此老將宿帥之言洵不為過賞也

濱松夜話

照公之在濱松城一夕諸老臣侍焉皆嘗從長湫之役者公從容語曰爾時我以寡兵破秀吉偏師三萬獲其將森武藏池田勝入父子戰既捷矣余檢三人首未暇他慮也高木主水內藤四郎進曰君亦不記猿面公之輕捷乎余領而起倉皇收軍入小幡岩則秀吉果電擊而馳日暮至龍泉寺下軍既散矣乃頓兵田間以待明早是夜使人伺其營報云敵露次山野軍無有統紀眾皆勸夜斫余不從深夜舉軍遂歸小牧矣當是時汝等諸人必以乃公為遲緩失兵機也因問曰汝等之勸夜戰豈謂秀吉首必可致

乎諸老相目不言良久曰臣等未始慮及此特於戰則決其勝耳公曰然縱殲其全軍使秀吉赤身走上國則於某為利乎為不利乎晝間之戰斬其愛將三人於吾心猶以為過况多殺親臣以深其讐乎於是諸老臣皆服其遠算寧靜子曰用兵之道有勇無智則敗矣故古之名將皆善走如照公豫知豐公之必走而先自走可謂能以智濟勇者矣

又曰兵貴神速一語豐公用之賤岳而大有驗用之長湫而不濟事故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豐公雖智而知彼則暗矣悲夫

鶴章繡衣

與關白和之年照公在濱松一日烈風寒甚公命左右致外套侍童近藤縫進一繡被即關白所贈紅梅鶴章光彩奪目公覺感曰焉用此華麗者哉吾昨不得已於豐家而一著之今豈可再著以破我家朴素之風乎更呼他短挂而服之

寧靜子曰豐公削平大亂之主故物物流豪華照祖開闢太平之君故事事入儉素亦勢之所必至雖然設使二公先後易世而出則天下之亂何時定乎吁亦天矣

北條氏贈蜜柑

天正中江南人始輸香橙香橙俗呼做九年母者京人某得之獻諸濱松照公喜曰是珍果也分其半饋之北條氏相之君臣相諾曰遠參無蜜柑耶我當送山中奴婢千頭以駭遠人之目耳乃實蜜柑於大篋賃驛夫數十人致之濱松公視之冷笑謂左右曰吾嚮贈江南橙數枚相人視以為尋常蜜柑耳夫氏直年少不解事宜矣宿將老臣而作此兒戲北條氏之業衰矣

寧靜子曰北條氏據有八州稱五世之盛然其實三世耳氏政以下蓋莫足道者氏政嘗見馱刈麥而過者指以問彼何物左右曰刈麥也曰然則盍炊以供座客夫氏政不

辨菽麥既已如此何怪乎氏直之認橙為柑哉

酒井金三郎

關東諺曰千葉之原原之酒井蓋原者千葉氏之宰而酒井者又其臣隸也並以威權凌其主故有此語云關白之滅小田原也千葉氏亦從而亡八州皆歸於我當是時千葉遺臣往往有來入仕籍者及照公西上如伏水原吉丸酒井金三等扈從焉公俄起出庭吉丸捧刀不及著履徒跌從之時天暑砌熱金三走往授之履儕輩相諾曰同僚雖親豈堪為執履之役渠行之稠人中何不知恥之甚物論騷然有司以訴公乃金三詰之金三答曰吉丸臣舊主

之子。臣不忍視其炎天徒跣故執履以授之耳。豈有他故。公嘆曰。金三雖年少。不忘舊主之恩。其情可憐。其事洵足嘉尚也。因增祿若干。衆訟乃熄。

寧靜子曰。照公之取人。多察諸天倫至情之際。而不置纖芥之嫌於其中。與夫劉文叔置赤心於人腹中。千載同其歸。吁。是古今人主。所以不可及乎。

大旆次小山

石田之亂。照公東征。在小山驛時。羽書旁午。敗聞日至。曰。伏水城陷。曰。細川越中妻子燒死。曰。賊收東征諸將。於城中。公每聞。感眉鬱鬱。不樂者累日。左右或欲慰之。而不

能也。適宇都宮團伴入謁焉。其狀佩七種兵器於背後。朱巾纏額。手撫反身長刀。大聲呼曰。武藏坊辨慶敢候起居。公望見大笑。團伴直進。抽刀西向作斬首者之狀。曰。反賊三成伏誅。快甚。快甚。曲踊三百而出。近臣皆喜云。頃來主公氣色未觀。如今日之佳者。

寧靜子曰。宇都宮關東一名族。團伴元。赴赴武夫。非滑稽之流也。嚮照公之在伏水。邨有流言。石田治部將來襲諸將士。皆聚護焉。團伴獨謂。渠若自上風縱火。則一炬蕩盡。無術防禦。不若且待其來。詐納降。因以斬其首。遂與本多三彌謀。處分既定。偶無事而止。由是觀之。團伴此戲。聊以

表微衷不惟慰藉之計也。互乎公之實信而誠喜也。

關原之役

照公之西征也。本多正信留在江戶。獨自憂曰。此役也。西師之衆。加倍於我。而諸將帥又多更事者。假令主公當之。吾未見其全捷也。遂召內藤正成問之。正成笑曰。勿用過慮。吾保其必勝矣。僕自幼侍公。知公之為人。每怯於耳。而勇於目。故聞變憂苦。不啻處女也。而一出門。勇氣十倍。以至見大敵。殆成夜叉之猛矣。況此行可衝突陷陣者有三焉。井伊兵部也。福島左衛門也。并主公為三也。有此三銳鋒。而縱橫衝敵。無堅不破。雖有西師百萬之衆。何足憂乎。

既而關原之報至矣。果如正成之言。

寧靜子曰。誰勸君王回馬。首真成一擲。賭乾坤。昌黎此句。殆如為此役設者。而照公之勝算。早已定於東征之日。而返旆西討也。驅逐群雄。如臂使指。戰未半日。而敵衆奔竄。天下既歸於孤掌矣。自古勝敗之速。未聞如此。役者也。顧本佐州之智。而不察乎此。何耶。豈其深於文法者。暗於兵機歟。若夫內藤氏怯耳。勇目之論。可以想見公臨事而懼之氣像耳。

平塚因幡

是役也。西將大谷刑部吉隆。病惡疾在輿。使平塚因幡守

為廣代指麾為廣與東軍戰。知其不可敵。送所獲首級於大谷曰。以為冥途土宜。請速為計。勿使元首落於敵手。某亦從此訣矣。附以一首曰。名乃為爾。棄留命波。惜加羅志。終爾留羅奴。浮世登思邊。盤譯曰。死而留名。死不足惜。素知人生之不盈百。大谷泣謂使者曰。噫。平塚有武有文。足以壯冥途之行矣。乃作答歌。使姪祐玄書以付之。曰。契有盤六。乃巷爾。暫志待後。連先太津。事波有登毛。譯曰。且待我六道之途。相逢唯有先後之殊。當此之時。為廣戰疲。息於隴上。小川氏士。櫛井某。揮槍輅之。為廣蹶起。呼曰。身是平塚。因幡守。今我德汝。苦戰而倒。投所執十字槍。曰。并以

為汝寶乃授首云

寧靜子曰。在西軍諸將中。我獨有取大谷氏桓桓俠氣也。夫既知石賊之事。萬不成而反覆言之。不聽。則曰。見其不成而棄之不義也。是其俠氣。與他諸將受一時誑誘。迷亂助賊者不同矣。而平塚為廣之苦戰。授命亦果感其俠氣也夫。

宥平塚越中

平塚越中者。因幡守之弟。幼有驍名。其退而在。家照公。百方招之。不肯。曰。內府長溫言。而吝賜予。我不屑仕。如此之人也。後遂仕石田三成。公聞而不能平。既而三成敗於關

原軍吏生縛越中。以獻焉。公快之。且笑曰。汝向不我足。而受三成重聘。以致有今日。其狀洵可觀矣。越中張目罵曰。咄。戰敗為虜。武夫之常耳。足下之幼。囚於織田氏。縲紲三年。醜態可想。是之不問。而何朝人之為。抑負故太閤之遺訓。蔑視孤兒寡婦。以奪天下之權。如足下所為。乃丈夫所恥。我何苦仕此無道之主乎。欲斫所之。吾頭可斷。吾口不可塞。公怒曰。如此無狀漢。與其一擊為快。不若留餘喘。以受人間苦楚。乃解縛放之。本多正信聞之。心不悅。他日從容請問曰。殿下何以不殺越中。公曰。然。越中可憎者。剛愎也。倨傲也。其勇其辯。皆可惜矣。渠縱無禮於孤。留以為子

孫鷹犬之用。亦為不失一士耳。正信感歎曰。非臣等淺中所及。

寧靜子曰。江海之量。塵芥糞土。且在所容。誰復測其深淵耶。而後來台德公。宥車丹波弟某。亦近焉。如漢高之赦李布。是何足言哉。

佃十成

慶長五年五月。左馬助加藤嘉明。從照公東征。使其臣加藤內記佃次郎名十成留守豫之松前。既而石田三成舉兵京畿。天下分為東西。安藝毛利氏首屬西軍。時嘉明之不在。使其將村上曾根能島兵戶等率兵二千入豫。攻松前。

先致書城中曰速致城去不則一擊蹂躪耳十成等詐答曰請盡出妻子而後致城敵信之陣三津浦以待當此時藤堂氏兵在大洲使人約救援城中大喜十成獨奮曰敵雖衆以計擊之何不勝之有即不勝有枕城以死耳安有假人之力以幸功名者乎遂辭之適有國民反應以酒肉餽敵營者十成聞之陰募狡猾者數人質其妻子多予金而為反間曰自加藤氏領此土政苛民困今大師來臨百姓莫不悅之且嘉明之東盡從銳卒留者敵羸之餘耳而佃次郎現病在蓐一城無復鬪志皆將遁去敵兵聞之益弛其備於是十成使士卒注白布於肩以為標號身獨畫

松字於背以被之令曰斬敵勿取首聞法螺便退夜乘風兩發間道潛兵直襲毛利氏營敵兵擾亂十成提薙刀奮擊斃敵三將十成亦被重創而退翌早敵復來攻加藤內記出拒之道後村十成裹創而起曰藝人擁大兵重來則難可支不若及今快戰暴骨原野與其痛創以斃於蓐也乃多造紙旗驅城下民二百餘人赴道後村毛利氏兵望見以為大援至引兵遠去遂自風早浦鞭船以歸安藝是秋東軍大捷天下平定嘉明歸松前欲賞十成功而無首級可徵偶有捕得生口告曰當夜親見畫松字於背者以薙刀斬村上等首嘉明乃賜勲狀曰不假他人能全一城

義也。斬敵三將，不言其功，虜也。賞之以豐，公所賜，兜鎧一領，而給浮穴郡六千石，及加藤氏移封會津，乃加一萬石。寧靜子曰：庚子之亂，天下侯伯各盡精銳，以會中原，而國內皆空虛矣。假使東西兵結不解，曠日持久，則四隣乘隙，根本動搖，留守之任，不亦重乎？乃如佃十成，以一孤城受大國深入，而不少屈捍禦，有策一戰卻敵，求之當時，不可多得，可不謂偉丈夫耶。

雨降地固

關原亂平之後，照公謂諸侯伯曰：石田之亂，所謂雨降地固者，妖氛一消，天下自此清明矣。諸侯伯同辭奉賀。肥後

侯清正獨謂世之治亂，譬諸天之晴陰，青天白日，俄有起雲雨，故難測者，人心也。未可以為安，而不置慮也。公深以為然。

寧靜子曰：後十又五年，果有大坂之事。而前三年，清正既沒矣。抑照公之以清正言為然者，亦或有察禍於未然歟。

避雷符

照公既老，在駿城。一夜天氣俄變，白雨翻盆，霹靂連聲，窓戶皆震。近臣或有股栗者。太公端坐而喻之曰：凡災異之來，豫設防虞，率莫不可避。獨雷公之降，直射旁激，無有定處，不知何以避之。汝等且有說乎？皆曰：非臣等凡慮所及。

太公曰然則我授汝一副避雷符如是之天可散在各處不可聚居一處是之護持耳夫一人死而全家皆活是得失之最易明者而世俗不察往往聚首一室謂相依可免死殊不知雷適落其中則一家粉齏無復噍類乃諉以為夙世之業何不思之甚自今以往汝等慎勿履其轍寧靜子曰此論一出變動不測之雷亦有可避之路仁人之言其利博哉

離僧三條

太公與諸老臣話問曰汝等聞離僧三條之話乎皆曰未也昔有山衲迎離僧於里晨夕以供使役一日離僧逃歸

泣訴其父曰兒既出家艱苦固其所甘但師之遇我甚無狀殆有不可堪者其一師每使余剃其頭偶一誤刀見血則鞭撻直下其二每晨起搗鼓師瞋研法不精呵責無不至其三余每內逼而起師冷眼送之曰汝又復上廁乎父聞而怒走往見山衲曰賤兒久辱師恩今有不得已之事敢請受兒以歸山衲察其辭色徐叩以故乃曰兒告吾云云山衲曰是不可不辨其剃頭則渠既圓其頂雜髮之勞不可委諸人故我借吾頭以為學刀之地今則至自剃其頭矣獨及剃余頭故意誤刀創痕縱橫其搗鼓則凡不問緇素家搗鼓必以研槌渠獨以木杓故隨研隨折每晨不

下二三折其上。則本寺新造一圍。獨以需縣吏來宿之用。渠利其近且淨。每便輒往。禁之不止。言未畢。父拜謝伏地曰。小人不知師之厚誨。如此徒聽兒言。以疑之。慚悔之極。無穴可入耳。是雖一場話。說然自諸老奉行。以至監察諸有司。苟有治人之責者。皆不可不留意於此。否則偏聽誤人。忠邪易地。不為離僧之父者。幾希。汝等其牢記勿忘。寧靜子曰。板倉宗重之代。父為京尹也。請教於勝重。勝重舉此話以答之。則其說流傳已久矣。夫兩造不具備。五辭不可聽。斷獄者最不可無此慮也。

老嫗失火

太公放鷹於駿之野也。偶見一老嫗。携稚兒泣於路者。怪之。使左右問其故。嫗流涕曰。妾前村一孀婦。昨夜誤燒家屋。縣吏罪其不警火。逐之三年。是在此妾不知今夜將何處宿。太公聞之。驚曰。是何縣吏之無狀。夫民誰好燒其家者。若必誤火者而一一放逐。雖某亦嘗再失火城中者。不得不先老嫗而之他。其哉。縣吏之不達理也。遂使人護嫗。復其所。召縣吏讓責之。

寧靜子曰。放鷹游獵之際。思及鰥寡之民者。如此要其歸。雖堯舜之用心。亦不過乎此。書云。不虐無告。不廢困窮。嗚乎仁哉。

止引水役

太公欲引安部川入城中以注園池下吏議之吏經理水道表以小榜偶太公還自放鷹見其道當一小寺不悅從臣或獻說曰宜賜地於他處以移其寺而後起役太公曰否否假使此役為國為民而相謀雖大寺巨刹亦不得不移之今日之舉特老夫一時娛樂之計耳娛樂之計而毀古來所置佛寺吾所不欲也遂命止其役

寧靜子曰昔豐太閤築伏水第移某神廟於他處而造離亭至伐山陵之材以充之何其暴也我照公不為一小役毀佛寺又何其慎也慎與暴之際興亡之機所由伏余嘗

謂有天下氣像存翼翼而不在落落矣後之為人君者亦可以鑒於二公之事云

一生四十八戰

照祖畢生之戰蓋四十八度其每臨陣據鞍指揮進退士卒不借一步及戰急也手不復秉麾直以空拳叩前鞍連呼曰進進血流淋漓且不顧也故右手四指中節頑固皆生腫及老屈伸甚艱云公語人曰鎧冑之為物無用於美麗而又不便於厚重并伊兵部多力而擐重甲然被傷者數輩矣本多中書則反之而未嘗一受刀癢由此觀之大抵輕便而利於戰為可耳其不尚虛飾而留心實用者率

此類也。

寧靜子曰東照公之勇於戰陣。是可見其一端矣。抑公之於武當時稱為海道無雙。其所以摧堅折銳者。赫赫乎前史。然而今之士大夫。動輒云公之武不及織豐二公。吾不知其何所見也。

又曰余嘗謂鎧冑是軍中禮服耳。其拜大將令士卒。非此無以成軍禮也。必以為捍矢石之具。則陋矣。況今日大小火器之行戰法。亦一變矣。果金鎧鐵甲之足恃乎。

附記

備侯光政嘗曰正宗兼光並名劍名果為何用為主將者。唯以

三軍之刀為我刀。則所向無敵。其鋒誰當苟賴一刀。論其利鈍。非主將所取乎。追錄以補照公之意。

本多氏絕命詞

中書忠勝病將死。召其二子忠政忠朝。遺言後事。忠政就尋問曰。大人苟所欲言。請謹聽之。忠勝曰。唯有一事。何也。曰。願不死耳。二子怪問曰。人生有始。必有終。大人所悉。今何為出此言耶。忠勝乃使忠政執筆以書其辭曰。死止毛奈。阿羅死止毛奈。死止毛奈。御恩遠受。志君越思。邊盤譯曰。死可惜。死可惜。君恩海壑未全酬。二子泣未答。忠勝則奄然而逝。時年六十三。

寧靜子曰本多氏之忠於德川公黃童瞽叟所皆知而嘆賞今未必言特誦其臨終之什則忠義天性死不忘君之誠藹然溢於三十一字嗚乎忠矣夫

天野清節

慶長中。天野康景為駿河興國寺城主。食三萬石。嘗有所營造。剪國內竹積之。使衛卒三人守之。一夜有群盜來掠竹而去。衛卒覺之。追斬一人。餘眾逃散。盜係公邑田原之民。邑宰井出其之助。使人讓康景曰。不告而殺公民。其罪不赦。宜斬衛卒以償之。康景不肯曰。殺盜古今之定法。必欲誅殺盜之人。請誅康景。井出不能強訴之於官。當此之

時本多正純機智用事躬親來諭康景曰公命一下不可中止不則國威不立宜使三卒探闖誅其一人以了命康景對曰既云國威不立敢不謹受命退而自謂殺一不辜而利於家丈夫所恥不如遯以潔吾身也遂棄三萬石而亡後不知所終

寧靜子曰昔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棄馬十乘而違之仲尼以為清矣若吾天野氏為殺一無罪而棄三萬之祿謂清乎清者其誰謂不然哉

成瀨奇獄

有米商八郎兵者父子兩世陰用大小二量以致巨富及

成瀨隼人正成來為領主政令嚴肅姦慝逃跡八郎大懼
自首請罪隼人謂八郎欺罔之罪不赦然知惡自訴其心
有可恕况事在舊主之代不必追究也乃令曰自今以往
陽用二量買以小斗賣以大斗行之七年以償前罪蓋欲
以此損其富也既而八郎之肆來買米者日賈至其富竟
倍他日

寧靜子曰奇獄奇斷可補宗陰比事然隼人所斷有恩無
威達於理者處之必有得其輕重者矣

大窪佳諱

幕府有饗禮進鶴羹適大窪彦左謁焉照公命賜之羹彦

左退坐外廳換幾碗喫之復入謝曰小人飽嘗君之羹為
賜多矣然臣家亦自不少此物公曰汝薄祿之家安得有
之彦左曰且勿疑臣將以明日獻之翌日盛青菘於白板
盤堆積如山自捧以獻焉曰昨日所賜臣即此是也但此
物臣家呼做菘君之朝則特謂之鶴耳公笑而納之乃命
左右讓厨人

寧靜子曰寓規諷於戲謔使人君笑而解之蓋為淳子髡
東方朔之流

宇都宮大和

照公有藝臣曰宇都宮大和後雜髮號團伴為人滑稽多

智能解紛於談笑間年七十餘精力不衰公戲謂團伴曰
汝欲得金乎團伴云不敢願然見賜又不敢辭公乃裹百
金於綿使侍臣投而與之令曰手承乃得不然則吾團伴
曰謹諾既而三承三失公遽懷其金而起曰咄咄失百金
走入內團伴追及闥連呼曰鄙哉鄙哉遂鼓兩袖扁膊作
鷄鳴曰凱歌揚矣仰天大笑而去其簡率如此
寧靜子曰是何與宋仁宗惜五百文於宦官之事太相類
也抑公吝百金於團伴而不惜二百枚於細川氏亦可以
見其施財之妙用歟

曾呂利某

豐公之臣亦有曾呂利某者談言微中善解人頤一日來
候照公之館間話之餘啓公曰世以大黑天為降福之神
家家祭之而知其奧義者鮮矣公曰願聞其說曾呂利曰
大黑為貌豐頰纖目高其眉宇而戴黑帽於頭者表其無
覬覦上之心也人而不覬覦上則驕慢之心自消而人人
能安其分所以致百福也公驟然領之曰然我亦有五字
訣曰字閉遠美奈譯曰毋盱上又有七字訣曰美乃保土
遠志禮譯曰知身之分蓋皆此意已抑大黑之所以戴帽
更有一層深理妙訣焉汝知之乎曾呂利曰不知也公曰
夫其所以戴帽者欲一脫而望天耳譬諸士之佩刀常固

室以善藏者待其一抽以為用之時也刀而不抽刀亦為長物即帽而無脫是亦膠柱之琴耳果有何妙用乎曾呂利憮然為問曰命之矣

寧靜子曰噫嘻大黑神之德之與福果能如此則吾將鑄黃金以事之昔明智光秀久奉此神供養惟謹及其聞僅為千人之主俄以為不足尊棄其像於塗遂不能安其分而漸生覬覦之心至乎甘為逆賊則光秀不唯王法之罪人抑亦大黑神之罪人也

太田忠兵衛

慶長中大內有散樂下令縱民觀焉於是遠近來觀者如

墻堵時漆工吉岡建法亦往朝吏惡其無禮叱而去之建法怒歸私藏刀於衣中而再往斬朝吏事出不意萬眾驚擾此時京尹板倉勝重在日華門觀之怒甚直拔眉尖刀而起其臣太田忠兵衛止之曰是不足煩主公臣請代往排眾而進遇建法於紫宸殿階下相呼欲鬪建法偶顛而倒矣忠呼曰乘人蹉跌武夫所恥疾起決輸贏建法翻身起忠揮刀一擊殪之萬眾歡呼勝重大悅歸第賜之酒因徐問曰我聞建法雖賤工亦善擊劍者今其倒者天也汝盍乘焉乃待其起耶忠謹對曰是劍法虛實之辨也請為主公一言之夫其倒也虛於倒而所以捍身者實也我臨

其實矣。往往有反為所斬者。其起也實於起而所以防敵者。虛也。我乘其虛矣。率少不先於彼者。是雖小技。可以通於兵法矣。勝重大感。增忠以祿若干。

寧靜子曰。昔猿松謙信之追三郎於米山也。不要之山上而待其下坂以伐之。亦避實擣虛之術耳。意太田忠之通於兵法云者。豈謂此等之類歟。

奇童

勝重子重宗。代父為京尹。謁祇園祠。祠前群童聚戲。一童子以邦訓呼數字曰。自一至九。語尾皆帶都音。十獨無者。何也。群兒茫然。有一童。年僅九歲。應聲曰。亦有然者。五字

既重都音。所以十字止。本訓重宗聞而奇之。翌日使人召致之。乃合二餅。齧為一團。使童子食之。曰。今所喫上者。旨下者。旨童子沈吟。忽拍掌作聲。曰。今所拍左者。鳴。右者。鳴。重宗益異焉。舉置之左右。後遂列近臣。寧靜子曰。板防州之斷獄。機智如神。此童之遇防州。可謂氣類相感者矣。

甲賀氏子

丹後守稻葉正登。介弟曰。式部游蕩無賴。不可羈束。正登數讓之。不悛。正登不勝積忿。遽命侍臣甲賀孫兵衛往斬之。孫固辭。且諫曰。大叔固不為無罪。抑以不從教之故。一

且推刃骨肉後必噬臍不若且紆之以啓其自新之路正
 登益怒曰汝怯懦不成事舍汝豈無可使者孫淚數行下
 曰君侯果以臣為腰骨脫矣則臣不敢復辭但事之成否
 天也願得監者一人與之俱許之此時孫年甫十六額髮
 被面鬚髮可憐遂與監者趨造式部之門具報所以來之
 狀於是式部盛氣按劍待之正廳孫入式部呼曰孫也我
 久已知有今日之事矣然汝乳臭何能為聲色共厲孫則
 脫佩刀投之後膝行而進跪曰少安勿躁夫君之於公分
 雖君臣親則兄弟今日之事豈某之所願哉雖然君命不
 可廢直起捧式部奪其劍伏之座旋取匕首於懷擬其胸

左右驚愕莫之敢救孫顧謂監者曰疾歸告吾公臣之腰
 骨幸未脫也因徐扶式部而起曰某所以報公者畢矣君
 策行某請從遂奉式部而遜於野風飡露宿十數年及式
 部病死正登乃召孫復之

寧靜子曰偉哉甲賀氏之子一舉而衆善聚焉其犯顏而
 諫者義也受君命而不誤其事者勇也奉君之弟而免其
 死者仁也而終始所處未嘗不出乎智也嗚呼孰謂十六
 齡之童而作此雄偉不常之舉耶

土井利勝

大炊頭土井利勝舉漢絲零餘尺許付侍臣大野仁兵曰

謹藏之同僚或有笑其鄙吝者。利勝置不問。居三年。偶利勝腰刀帶尾解矣。急呼仁兵曰：「持往所付漢絲來。」仁兵應曰：「唯在此。」直取之。腰袋以呈。利勝乃手自拮据以結束。其帶尾欣然微笑曰：「無用之用。今而驗矣。」遂召其老寺田與左衛門命之曰：「寡人甚嘉大野仁兵謹愨而重主命也。其增與祿三百石。抑漢絲之為物。成於彼土。桑婦蠶繅。苦辛之手。而展轉航于海。以入我都。其勞人力。何如哉。雖則寸殘尺餘。徒委之流塵。是棄天物也。吾心所最懼。而仁兵之守。以不失。謂之事天者可也。」因戲曰：「一尺之絲。博三百之祿。所獲亦多矣。大笑鄙吝者。欲何為。」

寧靜子曰：「一尺之布。尚可縫。君臣相容。有如此者。古人惜一釐一笑。良有以也。」

酒井忠利

武之川越有備後村者。其里正某。世稱備後。及備後守酒井忠利移封於此。命改其名。不聽。既而忠利巡行封內。召見里正面諭之曰：「君民同稱。非禮之宜。不可不速改。里正不屈曰：「小人自君之主。此土納貢課役。不敢後他邑。而人盡其職。主之所知也。今有何無狀。而必欲改累世所襲之名。雖君有言。小人不取奉命矣。必欲正名。分主宜改注之名耳。忠利夷然以解曰：「然則寡人此土備後。汝則一村備。」

後各從其所自稱耳。照公聞之，嘆曰：「凡責不甚緊要之事於人，而必欲逞己意者，皆褊心無知之行也。如忠利之曠度機智，豈常人所能及耶？」

寧靜子曰：「土著之民抗新來之君，雖剛愎可憎，客主之勢亦有不得不然者。乃知諸侯移封之制，非所以固民心矣。」

松平信綱

酒井氏移封之後，伊豆守松平信綱代領川越領內有野次止者，土瘠水匱，田里蕭條。代官安松、金右衛門建議曰：「宜鑿新渠以引玉河，則水利疏通，稻田可以開矣。」信綱問其所費，曰：「當用二千金。」信綱曰：「顧吾亦非久于此者，然以

三千金利乎後人，亦吾之職耳。乃命督其事。安松於是募役夫數百人，鑿渠十有六里，自小川村達新河岸。既成而源水不至，渠中唯沮洳。信綱怪而詰之，安松曰：「雖臣亦未解其理，且待明年。至明年水尚不至，信綱殊不平，讓安松曰：「汝特不察地勢高低耳。安松曰：「否。臣今而有所悟。古云：河潤九里，蓋川越之為地，在武野曠漠之中，土燥風多人家皆吹塵滿座。有客至，必掃席而後延之。而今年獨不然，加之蘿蔔諸菜，肥饒皆異。平日是知河潤入地數尺而十六里之渠，有以暗助之耳。至其明年，果一夜大雨，有聲如雷，俄而奔流衝決，香魚躍上地十六里間，一時皆盈以達

新河岸信綱憮然曰安松經三年之久不挫其志洵有足感歎者增之以祿若干石後遂至顯職
 寧靜子曰余聞野火止貢稅僅二百今則增至數千石而渠水之利民皆賴之然則松豆州利樂樂之惠真沒世不可忘者矣

碁局滅燭

修理大夫酒井忠直二子長曰遠江守忠隆次曰右京亮忠稠皆年少嗜武技而忠稠特膂力過絕人忠隆有所愛名馬曰新月忠稠甚欲得之屢請之兄不許忠稠臣高木源日置新等皆以多力相競忠稠嘗觀其絕技因有所

悟乃謂忠隆曰我力能揮棋局滅燭火伯氏無意觀之乎
 忠隆掉頭曰吁夫危矣絕臚之事其可不思忠稠奮曰果有所能伯氏亦能割愛於新月乎忠隆曰可也於是設大燭於室中隻手擎棋局一揮滅之忠隆驚嘆遂以馬與之事達乃父修理大夫大夫嘖感召忠稠戒之曰汝雖小侯亦為一面將將乃秉麾以指揮眾士者一人強力果為何用抑持固有之力深藏而不見此裡自有許多勝算非汝所知耳

寧靜子曰仲尼不語力而為聖人漢高不鬪力而為天子力之不足貴也尚矣然則修理大夫深藏不見之言却是

為萬鈞之力矣。

丁子風爐

或有贈丁子風爐於掃部頭并伊直通。直通喜其使侍臣安之於床。愛護殊至。每晨夕拂拭必戒侍臣曰。苟有少損不敢貸一語。侍臣苦之。其長武川杉原柏原等相謀各出金若干。新贖風爐三箇。謂侍臣曰。誰敢碎。主風爐者其按劍之怒。則我三人者當之。侍臣藤田金彌唯而起。為誤拂拭失手者。墜之地。盡破。直通怒甚。直起欲手刃之。三人進而正曰。君何惜風爐之甚。如此尋常器。臣等皆能藏之。乃呼三箇風爐。陳之前。皆制造不讓。主物直通瞠然。三人因

諫曰。為君愛護甚之故。侍臣等懼失誤之罪。殆不安寢食。安有人主而以一玩器苦人者乎。直通怒稍解。走入內。是夜召三人及金彌謝之曰。汝等納身於惡。而不忠諫。君可謂忠矣。賞三人以上。下衣各一領。金彌則賜時服云。寧靜子曰。算無遺策。噫。君臣之際。不當如此耶。

茶禿正齋

遠江守松平忠喬。為人寬仁慈愛。不妄喜愠。在職五十餘年。未嘗一日怠廢。遂進爵至從四位下。中大夫。蓋忠勤之力云。有老臣謀逆。曰。安藤總太。隱計既熟。延忠喬於茶寮。從容款接。置毒碗茶。以侑之。忠喬不知之也。徐取欲喫之。

茶禿正齋走來止之曰茶色惡矣是必有異小人請試之
舉碗仰飲則轉輾吐血而死忠喬驚欲起賊持其袖侍臣
高木某抱賊伏地一人執槍縱而殺之是日微正齋忠喬
殆不免初忠喬方冬月天寒覆褥火閣擁以取暖偶正齋
來添炭褥尾揚拂火火墜燎席微傷忠喬足正齋蒼黃收
火面灰口噤戰栗請罪忠喬神色不變曰褥尾拂火不必
汝罪也但糾官視席爛必有所責於汝宜移之他以滅其
跡竟無可責之言正齋感極而泣海思有所以報之至
此果代其死

寧靜子曰遠州之從容不怒殆有劉文饒羹爛汝手之概

矣若夫正齋之死非正命也而其所以死則忠也烈也嗚
乎誰有若正齋之正者耶

稻葉正則

美濃守稻葉正則年少慄悍乘怒手刃近臣其子某怨甚
每思有所以報之未果也一日正則率眾士大獵於野外
正則立小邱之上據鞍觀其馳驅也某喜曰天時至矣竊
伏邱隅丸於銃狙擊之傷其左股貫鞍橋正則顧眄不驚
見徒御之逐賊者故麾之諸老臣皆諫曰賊之妄舉未可
知請罷獵而歸正則不聽曰勿用彼何為游獵終日及燭
已點而後僅歸入城

寧靜子曰是與一徹縱烈奴之事。太相類焉。稻葉一家何豪懷之多也。

刪修近古史談卷之三

刪修近古史談卷之四

古奧 平崇士廣 著

德篇第三下

台德公謹厚

台德公持身最謹。太公嘗歎其謹厚曰。某雖駕雲梯不可及矣。太公又嘗召本多正信諭之曰。今將軍之謹厚。洵可美也。然事亦有不宜過乎謹厚者。不可不思矣。正信曰。唯他日謁公。因前席曰。殿下之謹厚甚矣。請少虛誕其言。是太公之訓也。公笑曰。太公之說虛。有人買其虛者。無他。以其有實也。我之空侗無物。縱說其虛。人誰信而買之哉。

寧靜子曰台德公之言可謂天籟矣太公於是乎不免不籟也嗚乎今日之泰平果誰開之而誰成之耶

霹靂手段

台德公嘗宿三島驛夜寢而不寐使左右相語枕上卧而聽之一人曰往者大駕駐此地時某甲從僕手捕三島祠前之池魚炙而食之儕輩皆悸曰神怒不可度也僕昂然曰我挾天下餘威以從事神亦無所施其靈耳公聞之勃然變乎色俄興換衣召本多正信命即夜捕其僕紮推之明日遂磔殺之三島驛口而揭批文於牌曰維三島之神八州之鎮布威靈於關左顯其驗於海隅汝奴輩敢持公

宰餘威不顧神明冥罰騁丹池之意馬饞靈沼之神魚如此則誓紙虛文明書何用速加肆市之天刑顯眎崇神之國法縱頑兇之無悟度元惡之可懲

寧靜子曰台德公以溫良慈仁之德俄下此霹靂手段亦出其一意敬神之至誠者是不足深怪焉抑太公過謹厚之歎於是可以已乎且不乎

彗星見

慶元之際彗星見于北方光芒漸大時兵革僅熄人心未安訛言大亂將復作台德公聞之笑謂左右曰一箇小妖星見於廣漠之天四方萬國孰膺其象茫乎不可知矣必

引以為已國之災。非愚則陋矣。抑天意之果有向。豈人力所能避哉。唯人君當順受其正而已矣。既而彗星稍滅。百姓安堵如故。

寧靜子曰。公之言。通暢明快。何其太似太公也。世或稱公為淳良之主。而識見之卓如此。賢者寧可以常情測度哉。

太田某

台德公時。太田某有功。公召見。賜之祿五百石。太田怫然而作。直擲其賞狀於地。以出。公怒其無禮。欲處之死。井上正就曰。是宜稟之太公。而後決焉。乃使正就往駿府。而問太公。欣然曰。善哉。問將軍之用心。如此。泰平之開。既有期

矣。顧太田所為。誠無禮矣。雖然。信賞必罰。政治之所由行。賞罰苟不中。群下將何所歸。怨太田。蓋欲諫之。而未有由。故今日捐身以諷之耳。不然。太田豈不知犯法之可畏哉。抑我又有可語汝者。昔在參河。牙兵鈴木久三。私取池籩之魚。自烹食之。我聞之。不堪忿怒。急召久三。拔眉尖刀。擬之久三。袒而當之。大聲罵曰。噫。暗主。以人代禽魚。惡能定天下。我感其言。退而思之。此時有弋於囿。被拘者。久三蓋諫之也。乃命釋其人。召久三。以褒之。今太田之所為。殆亦久三之意耳。汝速歸。告之將軍。增之以三千石。正就歸。以報焉。公大喜。乃增太田祿。召正就。而謝曰。孤因汝之言。知

孝道矣。又知賞罰之道矣。賜之以左文字刀。寧靜子曰：吾讀史至此條，未嘗不仰慕鼎盛之世也。曰：嗚呼！使廟堂之上，辨曲直，明賞罰，永久如此，天下寧又有衰與亂乎？然則台公之問，照祖之答，洵千載之龜鑑也。

本多三彌

本多三彌，正重佐渡守正信之弟也。性疎豪而率直，照公嘗在伏水觀幸，若八九郎演高館舞，舞終謂左右曰：今世安得勇豪如辨慶者乎？三彌進曰：辨慶不乏其人，特無名將似判官公者耳。關原之戰，朝已過辰刻，公尚陣在挑配野，三彌時為監軍，走來告曰：敵營遠矣，請少進大旗，公冷

笑曰：黃口兒敢多言。三彌繞其背，私語曰：口雖黃也，遠則不得不云遠矣。及大坂冬役，給事台德公食一萬石，太公聞之，召見問曰：三彌善勦矣，今何所改悔而能高人品如此？三彌曰：今將軍淳良易事之主也，事若主而善勦者，非愚則狂矣。太公笑曰：三彌故態亦復發歟。寧靜子曰：三彌之為人如此，較諸乃兄之曲而巧，何其直而拙也。雖然，巧而曲者，往往得志而拙而直者，究竟不免坎軻。古今一揆，是亦可嘆也夫。

賢媪

台德公乳媪某，蓋參河之人，然不詳姓氏。人呼曰大婆公。

云媪賢而有丈夫之風。公以乳育之故，視之如阿母。眷遇之渥，至老不衰。媪無他嗜好，但每月二三次，盡致轎夫僕隸於厨下，而崇飯於大盤，一一裝之，枕身親饋，以供之。奴輩感戴極，其放饒而止，以此為平生娛樂也。一日本多正信來候，見其親饋，驚曰：「大婆公侍婢使令，非不足也，何苦而自饋之為媪？」毅然整襟曰：「比來人謂子為驕奢，稍甚。妾聞之，不敢信。乃今而知其匪誣也。子亦忘為彌八郎之時耶？妾昔微時，欲施一飯之恩於人，且不可得。今也設此大饗，使奴輩數十人快然飽食者，悉皆邦家之恩，而獨忘微賤之時可乎？子為天下大老，是之不問，而以徒勞見擬，吾

是以信子之驕奢而不能自省也。正信報然無言而去，及其疾病也，公親臨視之。且問所欲言，媪泣曰：「妾復何言？但鄙心所願，殿下克遵奉太公遺訓，而務致心乎政治，使後人無所間然也。公又問果無所私請乎？媪曰：「殿下眷遇如此，今何所不足而敢請者？公將起，媪遽呼曰：「主公主公前，所以見云云者，妾得之矣。得非以賤息流竄為念耶？抑彼自犯罪，至于此於妾絲毫無所怨。今臨終以乳育之故，曲從宥典，是舉私恩廢公法也。大妨妾冥途之行，切勿以勞尊慮言畢而瞑。」

寧靜子曰：「台德公之淳厚謹密，雖曰由天性，未必無此媪。」

之冥助暗養也。夫外得良師傳以輔翼之。而內又有乳媪之賢。天之祐德。川氏何其篤也。傳曰：國家將興，必有禎祥。賢媪之為禎祥，不亦多乎。

台德公美事

公平素未嘗履日影。夕陽入座，必避而過之。

旁好插花枝，每有茶儀，自安之床，或有獻冬日牡丹，公一覽稱善。左右啓曰：盃挿之瓶，公曰：此花雖美，非節序之所不欲賞玩也。

伏枕數旬，未嘗一朝廢梳頭。曰：雖然病矣，天下之政不可不敬聽，豈可以蓬頭亂髮接之乎。

嘗語左右曰：人有恆言云：浮世如夢，寸步外皆闇夜矣。須及時娛樂，可此言大繆。當云：浮世既短矣，不可不加敬敬之時，亦不長，豈不能勉強乎。

舞妓阿國

天正中，有妓稱阿國者，妙麗善舞，名籍籍於京畿。少將秀康之在伏水，欲觀其技，偈召致之。客館阿國繫頸以水晶念珠，少將意其品不稱，賜珊瑚念珠以寵之。既而阿國進奏其技，羅衣從風，長袖交橫，極其死轉之狀。少將凝視者久，因大號泣。左右怪問其故，少將乃曰：渠雖裙釵之流，既為天下第一名矣，我則堂堂一丈夫，而曾不得稱海內一

人豈能不羞而泣耶。寧靜子曰：君子喻於義，武夫則喻於勇。故觀一舞妓，亦足以發其豪氣耳。不然，上杉氏號稱天下勁敵，而少將以一人當之，誓不使越白河關一步，尚何不稱海內一人是憂哉。

紀公生母

紀公賴宣生母曰阿萬，後稱養珠院。嘗謂愛諸公子而獻之名劍寶器，常事耳。抑主將所寶者有名勇士也。一旦緩急，舍勇士將孰恃乎。妾聞塙團右衛門為舊主所錮，仕路迍邐，妾欲得此人以保護公子，顧不勝於名劍寶器乎。

乃就每歲所受粧資五百金，致其二百金於團右衛門，以待他日之用。

寧靜子曰：鏡臺粧奩，務致其美，婦人常態耳。誰謂捐其粧粉資而為國家養猛士耶。嗚呼！有此母而有此子，南龍公之勇武絕倫，不足怪也。

南龍公

南龍公武勇絕倫，行事亦多猛暴。而時復有灑然可喜者。嘗贈牽牛花一盆於生母養珠院，曰：朝間之花，過午猶榮，所以供一祭也。答書曰：朝花之贈，奇觀可喜，抑人壽猶此花，苟得其養，短者亦可使之長也。勉之勉之，即養家國亦

唯此心視之國祚何患不長又乎答謝之次聊及之
 寧靜子曰南龍公在兄弟十一人中最健康保壽至七十
 餘齡豈克服母氏慈訓之所致歟而其剛勇無前不若神
 姦莫之敢避亦足以徵夫豈復有十四齡之言耳易曰知
 柔知剛萬夫之望南龍公有焉

阿閉掃部

越前侯秀康之就封也聞阿閉掃部為勲閥之士以重祿
 聘之伯伊勢亦越之世臣也將為其子行環甲禮請掃部
 為賓禮畢置酒伊勢謂掃部曰今日豚兒環甲之初願子
 語當年武功以祝兒前程掃部曰吾豈有武功可語乎無

已則有一焉吾嘗見一士武風最可觀者矣賤獄之役兩
 軍既散吾單騎沿余吾湖而退有一騎呼於後者回驢接
 之則曰朝來所殪皆雜兵矣不幸未遇好敵觀子儀容果
 非凡士敢請一戰決輸贏余曰諾下馬將交槍其人曰請
 俟之須臾我槍蟻矣沒鋒於湖洗之者三曰可以戰矣於
 是相鬪雌雄未決而日已昏黑乃呼曰可恨槍鋒難辨請
 期他日子為誰身是青木新兵也後日相見我間誓不付
 勝負於他人矣揚鞭而別吾結髮從軍未嘗見從容整暇
 如此之士言未畢有青木方齋者自屏後出謂掃部曰側
 聽吾子話懷舊之淚不能自禁吾子亦不記乎爾時與君

交鋒者即此翁也掃部拍掌曰契濶久矣今日相遇何其
奇也乃舉觴屬之好以腰刀由此清水之名顯于一時矣
聞而聘之與掃部同其秩祿

寧靜子曰當時士風桓桓如此尚武之俗可想耳今日武
弁之家生男則口食之儀着袴之式盛張伎樂請客極歡
者家家皆是而擐甲之禮則寥寥罕聞嗟乎亦可以觀世
變矣夫

杉田壹岐

越前侯忠直之臣有杉田壹岐者起步卒列國老常好直
諫以匡救君過為務一日侯放鷹而歸意色欣欣曰今日

之獵從者馳驅殊可觀矣一旦緩急我率此輩以臨陣無
復可患矣諸老臣同辭皆賀壹岐在末班獨默不言侯怪
問故壹岐乃曰以臣觀之今日之事可歎不可賀也臣聞
侍臣之從放鷹也度君之舉動無常往往與妻子訣別而
出君臣之情如此萬一有事誰為君之用者而君反以為
可用是臣所謂可歎者侯粲然怒見乎色侍臣伊藤某捧
刀在側揮壹岐去壹岐叱曰汝少年何知直脫佩刀却之
背後進伏侯前曰君第甘心焉臣不忍坐視國運之廢也
侯不答而入諸老皆曰諫君亦有時今日何日出此不祥
之言壹岐曰今日惟時是以有諫若夫候君顏色以諫諫

竟無時耳。抑吾輩新進之士與公等世祿之臣不同。死固其分也。歸舍待罪。呼其妻諭之曰。汝非步卒之妻乎。今則儼然內子。侍婢環焉。是皆國恩之所致。汝慎勿忘我。今夕而賜死。不可毫髮有怨君之心。妻泣未答。剝啄之聲徹於耳。壹岐蹶然起曰。君命至矣。趨造於朝。侯乃引入寢室。徐謝曰。我熟思汝晝間之言。寢而不能寐。是以召汝耳。吾過矣。吾過矣。我深感汝志。因手賜佩刀一口。識者謂以侯之猛暴。不誅壹岐無禮。而反謝過以賞之。洵不愧為東照公之孫。

寧靜子曰。戰國之士。唯知效死於鋒鏑之下。而不知折首

於尊俎之間。故照公嘗謂直諫之功。勝一番槍。若壹岐者近焉。

附記

越前侯光通之時。亦有西尾傳兵者。扈從之臣也。嘗饋食君前。光通見食中有汗物。色變示之。傳兵曰。看之。傳兵受則食皆盡。光通怒曰。寡人唯看云未嘗食云也。傳兵謝其不敏而止。蓋慮咎及厨人也。其為監察陪駕於東下也。路臨大堰河。水俄溢。涉將絕。鹵簿僕從競先而渡。喧鬧殊甚。光通性急。遽召傳兵。怒曰。汝為紅衣。不能禁止此等事乎。傳兵正色曰。君第勿暴君而鎮靜。孰敢不鎮靜。傳兵之因

冊化通言 卷之四
事納約率此類

寬永三輔

雅樂頭酒井忠世。大炊頭土井利勝。伯耆守青山忠俊。並為大猷公傳相。謂之寬永三輔。初太公之在世。召三臣以令將軍之意。屬世子曰。雅樂頭汝以仁輔之。大炊頭汝以智濟之。伯耆守汝以勇勵之。三人協心以輔導焉。我不憂其不為明主矣。抑天賦之不同。豈曰世子之稟如將軍之稟乎。譬之我寅年而金性。將軍卯年而土性。而世子則辰年而火性也。不能使世子土性。猶不能使將軍金性也。故輔君之道。唯在隨其性以導之而已矣。三人皆謹奉命其

後忠世。忠俊以嚴直見憚。獨利勝以溫良慈敬承寵。每侍燕間。從容說曰。伯耆之言不可不聽。否則雅樂必有異言。公輒悟。蓋公之所以勵精圖治。以致太平之盛者。實三臣功居多。

寧靜子曰。嗚乎。寬永之朝。何良臣之多也。其後掃部頭酒井伊直孝。讚岐守酒井忠勝。伊豆守松平信綱。周防守板倉重宗。並在政府。和而不同。外間疑其有隙。告之公公怒。詰忠勝等。忠勝謹答曰。臣等和於公儀。而不和於私事。所以政無私曲。苟公私共和。而依違無所。則何由能得致公平之道。公大悟曰。理固然。然則告者妄也。忠勝曰。非妄也。

彼陳其所見耳。

大猷公寬仁

大猷公放鷹之次。俄入路旁佛寺而息。伊豆守信綱從焉。假寐別房。夢中彷彿如聞人聲曰。期既佳矣乎。開眼覩之。有一少婦。靚粧治服。啓戶方出。瞥見信綱。則君黃驚匿。信綱明日造朝。訴之。公笑而不答。信綱更請罪之。公乃曰。所謂女犯。是釋氏所私禁。彼自有其法。以處之。於我何有哉。又嘗歸自游獵。路過傳馬街。有醉漢卧道前。驅屏之不及。而公既至矣。問曰。彼何物。侍御跪答曰。今日是十月念商家例。有惠神會。所謂百日之澤。一國如狂。惟斯時為然。故

此漢亦飽會主之酒而醉倒也。公曰。其快可相我。且與之下物。解所獲一禽以賜之。一市人皆感泣為廢神會。以到于今。

寧靜子曰。嘗閱湯常山文會雜記云。伏讀東照公遺訓。其所說率近柱下無為之道。德猷二公時。諸大臣所論議。亦惟無為耳。今觀此數條。果有然者歟。要之三世所主。唯一慈字。

石谷十藏

石谷將監。初名十藏。致仕。號土入。嘗為步隊長。其部下之庭。有鶴下來。家奴戲以弁投之。即死。部頭以下。驚愕奔走。

不知所措先幽其奴與主人告之石谷氏會不在待至暮
夜石谷乃歸問曰部中得無有事故乎部頭促席低語曰
今暮某家有鶴自空際下奴誤投斧即死下方無救且爲
之若何石谷大聲言曰子云有鶴自天落而死乎是暴死
也犬馬猶有暴死鶴獨無之乎蓋食毒蟲之所致耳子歸
其以此說傳之部中明日載鶴以登于朝啓閣老諸公曰
昨暮僕部中之庭有鶴自天落而死犬馬猶有暴死鶴獨
無暴死乎蓋食毒蟲之所致其奈之何閣老首肯曰既已
暴死矣當不必問石谷曰諾但中毒之鶴不可納之太官
請拜受而歸乃退歸則呼部頭舉鶴付之曰昨來部下奔

走心身亦勞矣以此慰之可也

寧靜子曰石谷氏簡易了事如此亦足以相像夫無爲之
治矣若夫處殺鶴者更有黃門義公明斷焉

黃門義公

國家有禁殺鶴者刑蓋重仙禽也水戶黃門義公時有人
銃鶴於禁獵所縣吏捕以獻焉公怒下之獄久而不問歲
亦云暮明年春正月公招致封內八巨刹住僧自饋享之
例也禪話之次及殺生事公因謂僧徒曰口有犯禁殺鶴
者寡人嘗學斷此獄僧等觀焉乃出囚人於庭縛之松
樹大聲喝曰汝犯國家大禁其罪不可赦拔刀擬之而故

跽踏七僧觀之。瞠若不一語。公於是投刀罵曰。吐鈍僧輩。我豈以人替禽者乎。特法律之不可曲。欲待沙門一哀。以宥之。今乃七僧駢首。杲然視其危。而莫之救。慈悲之道。安在哉。夫僧而無慈悲之心。亦安用浮屠哉。命盡逐七僧。而宥殺鶴者。

寧靜子曰。桃源遺事有記云。西山公每斷死刑。戒獄吏云。行刑之日。必以告我。其意謂苟有生路。吾能活之。故大辟之處。斬處磔者。吏往往延時月。或至踰一歲。孟子曰。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如義公。殆庶幾乎。

尾公吉通

尾公吉通。承祖父世窮。盛之後。府庫空竭。國用殆不支。諸有司相議。先沙汰步卒老廢不中用者二百餘人。盡放之。公聞之。憫然諭有司曰。國家行儉。由供給不足。則放老卒。亦不為無理。雖然。彼皆少壯。勞筋骨。老而見棄。何其悲也。寡人以六十萬之封。且不能供給群下。渠雖二百人。并妻孥。計應不下數百人。乃窮餓道路。進不能食。力退又無寸祿。不轉死溝壑。而何為抑步卒之勞。筋骨常事耳。譬諸戶之鵠居。鴨居。俗呼戶眼上。下。鴨居上。不勞而鵠每勞於下。然不可以鵠之勞。而望鴨之逸。失步卒亦戶之鵠居也。勞固其職也。特不可以其老。故棄之耳。有司皆感泣而退。

冊作... 卷之四
盡口還二百餘人復故

寧靜子曰出納之各有司常態而仁又君子每行惠於不費所以不傷財不害民也若夫尾藩老卒設微仁人一言則二百餘人皆死於匪命豈不悲哉

中將正之

中將正之之就封會津也專務教化不事刑法有四士曰安西衛門左曰佐瀨平右衛門曰吉川市之丞曰安藤六郎左衛門皆桀驁嗜武技橫行鄉曲有暴客之稱有司屢彈劾其書滿案中將久之不問左右諸臣皆惑焉既而中將俄命召四人衆謂渠罪惡貫盈非賜自盡則境外逐放可知也及至中

將面諭四人曰汝等暴行有司具狀寡人既已悉之矣然汝等所爲非必不忠於寡人要皆年少氣銳所致從今其慎之曰八左衛門曰平右衛門命汝各爲游手一隊長曰市之丞命汝爲旗頭曰六郎左衛門命汝爲行人既承命之後各守其職勿或敢惰四人皆感泣拜謝而退於是奮然勵行折節讀書後皆爲謹敕之士

寧靜子曰會津東國重鎮也自蘆名氏之亡也蒲生氏上杉氏皆以武人治之及土津公以幕府懿親受封於此漸敷文教人皆知向學而君子豹變之化是可窺其一斑云

義丐一

賀州野田山爲前田氏累世之塋域藩之諸士亦多就其麓而葬焉。每歲中元之夕家家供燈於墓前。光明徹曉一夜惡漢數輩雜然來襲盡掠其蠟燭而去。有丐者當徑而卧視之頻顛曰凡此明燈皆是祈祖先冥福者何爲無情。至于此惡漢等罵曰咄被薦奴敢咎人之爲丐者曰奴惟不爲公等所爲所以不免被薦苟爲其所不爲又何至被薦乎。

寧靜子曰丐者不惟能知恥亦能嫻於辭令者。

義丐二

江戸室街高吉兵跟隨市十郎歲暮討帳受金而歸誤遺

一囊納三十金者十郎驚愕無措走就來路行索數里無有也乍有一乞兒來問曰何索十郎曰我索吾遺金耳乞兒曰果然我拾之矣吾意其人來索故物色在此苟有證左我且還之十郎詳陳囊色與其中所有乞兒乃舉而付之十郎狂喜不已且取其中五金謝乞兒不受強之乞兒曰子亦何迂吾苟利五金何有於三十金顧此金若是主家之金其人痛苦可知今幸得其久以還之於我何所望趨而避之十郎追及乃舉一星金與之曰今夜寒甚請以此買醉乞兒欣然曰此則子之惠也敢不拜受問其名曰車善七手下八兵十郎歸具語以狀吉兵感歎不已竟欲

冊修近古史談卷之四
與五金於八兵。翌早差十郎於善七。問之則曰：八兵昨得金於人而還，沽酒聚伴，醉飽極歡，不料今曉既死矣。十郎且驚且悲，遂乞八兵骸，以其金厚葬之。江東萬人塚。寧靜子曰：此乞兒，蓋士人之流落矣。死期者自謂今日救一人之命而已，代之死，斯之為時，遂自託痛飲以死也。果然不唯義丐亦烈丐矣。嗟夫，吾之以此附義士之末，以終其卷者，其豈無意哉。

冊修近古史談卷之四止

跋

善為國家者，知所先而已。猶醫家治疫，其抑驕亢而裨衰弱，對症投藥，著著中其肯綮也。方今泰平之久，士風日流卑污，舉世以脂韋柔媚相尚。當此之時，將何藥以投之。當事者，宜速改張焉。以反之。曩古淳樸，羈悍之風，豈非今日之急務哉。如先生此

冊作... 林...

編可謂知所先者矣。余亦不自揣。意在挽回頹俗。嘗欲作一書。臚列古賢言行。可以傳者數百條。使世有所愧勵。為而未果也。此舉先獲我心者。因喜而書。所見於卷後。乙卯夏六月。識于濱園官舍楷堂。學人木村毅。

大槻文彦藏

明治十四年八月十六日版權免許
同十五年二月二十日刺成

著述人 故 大槻磐翁

刪修兼出版人 東京府平民 大槻修二

刪修人 東京府士族 大槻文彦

發賣 東京日本橋通三丁目 稻田佐兵衛
書林 同 小林新兵衛

四三二一

千一十五十六十七十八



 三
 七
 反
 反
 反



 二卷
 七十八九十
 廿五廿六
 廿七廿八廿九三十



